

聖武記

冊二



聖武記卷二

邵陽魏源撰

國朝綏服蒙古記 一內六盟蒙古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爲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不宮室不播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爲大界。畫而游牧行國又以瀚海爲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臧貊一居西方以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于漠北。至後漢而爲南單于北單于再變爲東胡西胡三變爲柔然爲東西奚四變爲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爲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爲諸

部之綱維于是乎左于是乎右于是乎南于是乎朔其擴入叛圖列爲郡縣者惟唐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于單于瀚海二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諸道僅域于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夏于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大同等路于漠北置和林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爲古今戎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自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州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

三部內款及

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

是三大部蒙古皆混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突。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嫫。

帝室其西海則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外，西二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凡四十有八旗。二十有四部并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絡雍冀幽并營五州北境，袤數千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播漢，即察哈爾于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並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爲

五十有一旗其制略與在京內八旗蒙古等其朝覲  
分爲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  
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  
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  
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什克騰八  
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峯口

奈曼  
卽元

史所謂乃蠻也元太祖旣平乃蠻以封其子  
故後人因以各部蓋先得漠北後得漠南也若土默

特若喀喇沁二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其貢道  
亦由喜峯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哈納爾  
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爲一盟其盟所曰錫林郭  
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爲東四盟內蒙古若四子  
部落若喀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喇特四部爲一  
盟其盟所曰烏闌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爾多  
斯一部七旗牧河套內自爲一盟其盟所曰伊克台

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爲西二盟內蒙古每三載盟會之期 命大臣賈勅以往設正副盟長各一以

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盟長聽 簡命大臣莅視其各部每旗

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以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起和林削平西北諸國建王駙馬等世守之爲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聞季弟勒格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河巴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薩哈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

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鄂爾多斯克  
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  
祖弟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十  
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太祖功臣  
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歸  
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其  
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王子裔插  
漢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  
號改元崇德是爲我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

天命中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  
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  
河西之地使大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  
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



已與科爾沁盟好而與插漢構釁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荅封西陲奠于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于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剌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入

寇

或言厄魯特即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剌相仇殺且一東一西部落判然厄魯特既爲

聖

武

記

卷二

四

中華書局聚

凡刺之裔安得復爲阿魯台之裔耶况阿魯台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循唐古特猶韃靼安得當之乎

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云萬歷中我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部插

漢小王子即察哈爾欲以敵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

成效末年林丹汗土馬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

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二萬衆滿洲國主且恃

其虜勅馮陵諸部諸部先後毆歸大清請師援

救天聰八年六月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

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

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

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

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之大草灘我大

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

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衆同叛

詔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爲撫

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

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留

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

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

連敗以三千騎遁爲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

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

于宣化大同邊外其入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

及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

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

于理藩院其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

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表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俺荅之後也中爲察哈爾所滅我

太宗親征察哈爾蹕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爲二旗以其部長爲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漢部葉雷等叛投漠北吳巴海率兵追之數旬無所見漠中射一雁負矢飛而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遂躡及于温多嶺葉雷注矢引滿將拒戰有狐起於前觸葉雷弓墮遂爲我禽始收其順義王印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

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峯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二衛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爲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屬插漢部我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錫伯卦爾察珠舍里納殷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呼山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于是科爾沁與諸部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

喀或東走依科爾沁科爾沁怨插漢之暴思歸我

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爲不侵不叛之臣天命十一年

太祖崩

太宗卽位科爾沁謝圖汗遣使來

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粵巴台吉敢奉書

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汪主四方握

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

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于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

始必有終爾

皇考奮起孤憤之中並吞大小諸

國爲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豪宜返天上惟生者能

自強則死者爲不死

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

爾沁粵巴台吉爲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

漢三年至八年亦屢上書明崇禎帝請與我朝和罷

兵其書尚自稱三衛十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于

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

土默特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遺朝鮮國王書合詞上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

二年從征朝鮮三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年從征明及黑龍江諸部順治元年偕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流賊定京師二年以兵從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復從討蘇尼特酋騰吉思敗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復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有三年科爾沁額駙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酋布爾尼之叛陣斬之盡平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爲赫附與國休戚

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

孝惠章皇后皆科

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冲齡踐阼中外帖然繫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尚主者八

有大征伐，輒屬橐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順治十有一年，

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恐

壅上下之情，特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

聞。朕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屏藩百世而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塞，而漢唐之朔方郡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並行。地宜馬駝，有麥、探山鐵，可爲兵。河柳可爲筥，赫連元昊屢爲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爲今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



林丹汗之虐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  
四萬于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于  
額哲于黃河西未至鄂爾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衆  
而獻千戶于我

朝順治初出兵隨英親王剿流  
賊于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  
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龍界諸札薩克渡河朝  
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蹕

上嘉其  
俗龐土沃牲物獵嫫周覽形勢謂札薩克等曰明人  
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臥虎亦其時無人耳若今  
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何諸札  
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

上奈何出此驚人之  
語耶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七

自爲一盟

鄂爾多斯明史  
作棟爾都司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卽編入

八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即漠北外札薩克

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即喜峯口張家口外之內

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

達延車臣汗之裔汗之子格呼森札賚爾居杭愛山

有子七始號喀爾喀七旗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

以三汗掌之皆在瀚海之北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

塔爾與其土謝圖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

牧張家口外列內札薩克諸部是為喀爾喀右翼康

熙二年西路台吉袞布伊勒登以其汗為同族所戕

部衆潰散乃越瀚海來歸賜牧喜峯口外是為喀爾

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兩科爾沁同名同族居

嫩江號嫩科爾沁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有

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

祖元太裔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為近族

臣源曰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爲最盛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

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曰增鹿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

圍場

自順治初

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

次上都河入古北口爲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爲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爲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霆驅兩合而

天子親御王弧止齊

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卽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輿理大物博天所以嚴

聖武歟其合圍周環以柵

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爲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

車駕行獵或十餘

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云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

出古北口三百餘里泊南有稟宗寺以綏黃教四十八部部各

一刺麻住持

御製寺碑謂諸部在瀚海龍堆之

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山莊於承

德府之灤河

土名熱河在多倫泊東南

距京師更近

乾隆嘉慶歲歲舉行惟雍正十四載中無之

雍正中于多倫

泊西南造善因寺專供章佳胡土胡圖後身住持

而

今上繩武

世

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  
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  
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  
坤河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  
為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  
留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

者既爲敖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留故土析衆萬餘分授七子爲七旗分左右翼又爲喀爾喀各部之祖及其孫阿巴岱尙赴唐古特謁達賴刺麻請藏經歸漠北部衆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并其族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北界鄂羅斯南盡瀚海我

太宗崇德元年既平漠南插漢

部遣使宣捷于喀爾喀喀爾喀來聘且請絕明市

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獸名馬甲冑

貂皮雕翎乃鄂羅斯火鎗回部弓箠鞍轡阿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

詔定制歲獻白駝一白馬

八曰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

太

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率所部北投喀爾喀于

是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三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命德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

師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于袞噶魯臺，聞風遠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于歐克特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害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河，復追之，禽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汗亦奉表請罪。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歸所掠巴林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

詔賜盟宗人府設

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二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搆兵，又與準噶爾

隙 上遣使偕達賴刺麻使往平之初喀爾喀世

雄漠北及中葉專佞刺麻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

酒自相陵蔑遂爲厄魯特覲覲二十七年噶爾丹大

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

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擄取之 上不忍乘其

厄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 駕出塞外受其

朝大會閱于多倫泊卽元上都地也 上以新附

衆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

皆豫屯于多倫泊百里外 車駕發 京師軍

臨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

營十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 御製集宗寺記曰多

倫泊者清淑平曠饒水草而內外蘆札 各環 御

克之來朝者道里適中故期會於此 營而峙傳 諭內外蒙古移近 御營五十里

不得入哨內屆期陳鹵簿御帳殿于網城南受朝賜

燕次日

上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

等具疏請罪宣勅諭分三十旗爲左右中三路割內  
蒙古水草地俾游牧近邊仍留其汗號與內札薩克  
各旗同列噶爾丹旣并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  
近塞

車駕再親征殄噶爾丹而反喀爾喀于漠

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爲五十五旗屯田于鄂爾

昆河左右并徵其兵防秋于阿爾泰山雍正九年以

固倫額駙策凌奮擊準噶爾功又增賽音諾顏部授

札薩克分轄各旗共前三部爲四部共七十四旗乾

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駐

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

參贊大臣三人  
一駐科布多二

駐烏雅蘇臺其一以  
蒙古王公台吉爲之

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以將軍

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于定邊左副將軍杜爾伯

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科布多參贊大臣



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伊犁將軍青海各部之兵統于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札薩克之兵卽統于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闡之制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犁卽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烏梁海等數十部爲邊外第一重鎮其與鄂羅斯互市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于恰克圖而以楚庫河爲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爲中路居士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旗爲東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爲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爲北路居翁金河北

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述賽音諾顏部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卽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隆天啓康熙三十年善巴從弟策凌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聖祖教養內廷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尚純愨公主卽所謂超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

太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隨北路大軍禦準噶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于布拉罕焚其糧于烏闐呼濟河禽宰桑百餘詔授札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徹北

路大軍偕同族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留防  
阿爾泰山策凌連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  
喀爲準夷凌藉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  
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  
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  
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  
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于鄂登楚勒噶其驍將  
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喀大札薩克十年  
六月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凌出師未歸襲其  
游牧舊帳于塔密爾河策凌在途所乘馬忽人立嘶  
風而蹶俄飛騎報警策凌大怒卽斷髮截馬鬣誓天  
兼程間道歸救大戰于森齊泊又大戰于鄂爾昆河  
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

王錫黃帶分二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二旗隸賽音

諾顏部而于所留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謝圖汗部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贖

詔官給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廬帳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衛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部兵不競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凌所挫孕重墮殯始駝喙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和

詔移科布多軍于察罕瘦爾召策凌來京師準噶爾請以阿爾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喀爾喀游牧界策凌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而空其中爲間地準夷亦不從乾隆二年準噶爾貽策凌書稱爲車臣汗議地界策凌獻其書并己所答書策凌有二子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復至語及之欲以動策凌策凌厲詞拒折哈柳無以

難遂定議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正末年與準夷議  
界策凌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從所議于是喀  
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初策凌用兵皆其帳下侍衛  
綽克渾嚮導之力及事定策凌賜之千金而親飲之  
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請爲王歌歌曰  
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  
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隕欃槍入酒鍾  
策凌大懼并侍姬及所乘戰馬賜之越七日而綽克  
渾死策凌以五十年薨

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

天驕震威絕徼爲國家長城特敕配享

太廟創

蒙古諸藩未有之典並視怡賢親王例崇祀京師賢  
良祠

賜諡曰襄建碑紀功烈

御製輓詩稱

其不必讀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云乾隆二十  
年王師征伊犁而有喀爾喀徹驛之變由車臣汗部

郡王青滾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  
徹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犁未平蒙  
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凌世子成袞札布嗣父爲定  
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刺  
麻宣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臺驛通軍報統師遄進  
俘賊獻京師于是伊犁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  
顧憂而其弟車布登札布在伊犁軍中以三百騎倍  
道馳至集賽禽其宰桑奪船渡伊犁河追達瓦齊于  
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撤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  
數百騎奔大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于和落霍斯  
山盡禽渠首

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

金黃帶入覲圖形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臺兼  
議政大臣父子兄弟三爲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  
數千里閱閱威名二百年未之有也而成袞札布子

那旺多爾濟尚固倫和靜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峯堡  
有戰功世長朔漠世翰西陲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  
碑

本朝外藩勛戚之盛內蒙古推科爾沁部外  
蒙古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  
教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  
職方氏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  
戎索近在汾晉豈非西不盡流沙皆以瀚海所界爲  
海哉至我

朝而龍沙雁海之外萬潼億毳之民  
獨拳駝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藩  
院旗籍司及王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  
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是以間氣英靈鞭撻沙磧  
與國爲旗常帶礪與國爲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  
有奇傑六經之外有事功乎其附庸于喀爾喀者又

有北屬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卽兀良哈在烏里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于厄魯特乾隆蕩平始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軍者二十五札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三一曰科布多橫亘于準喀二部東西之間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擴于康熙其人則安插于乾隆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特有杜爾伯特有輝特有札哈沁有明阿特有阿爾泰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西南之有青海焉乾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難盡束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貪生若順其性則不勞防範而亦省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鵠



附錄

聖	如	海	風	爐	似	光	角	方	可	多	有	迴	牛	陀	始	待	惟	始	羅	惠	償	去	主	語	部	夜	
武	馬	也	斯	中	絲	遜	試	大	裘	力	似	思	牛	陀	始	待	惟	始	羅	惠	償	去	主	語	部	夜	
記	璫	內	拔	數	柳	之	水	而	而	毛	藁	藁	中	羅	反	呵	煖	釋	海	一	視	客	客	言	落	談	
卷二	珊	多	之	日	而	人	毒	厚	角	粗	而	藜	人	苦	爾	鼻	匠	山	即	餐	中	至	無	知	隨	錄	
	瑚	奇	始	盡	不	制	則	多	可	而	大	藿	至	寒	凍	寒	起	巔	武	有	國	其	至	文	風	日	
	蜜	石	地	治	垂	為	角	膏	玦	長	者	飯	彼	矣	且	寧	被	六	軍	德	爭	徑	張	字	亦	老	
	蠟	石	沙	產	耐	冠	綠	味	也	為	曰	糲	恣	而	死	然	聲	池	月	駐	色	畔	入	輒	無	甚	
	金	之	且	難	霜	以	色	極	驕	美	馬	燬	不	苦	南	入	爛	且	釋	處	懸	構	乞	械	如	潘	
	中	色	根	亦	雪	其	又	矣	八	彎	角	扁	疑	郊	至	且	門	土	出	築	近	殊	拆	啖	焉	如	
	虛	大	難	治	堅	似	有	入	珍	弓	逐	而	厚	其	此	脫	數	為	門	且	黑	也	產	夜	坐	循	
	而	者	如	據	且	也	者	有	雪	中	逐	而	厚	其	此	脫	數	為	門	且	黑	也	產	夜	坐	循	
	外	如	馬	而	材	有	者	有	雪	中	逐	而	厚	其	此	脫	數	為	門	且	黑	也	產	夜	坐	循	
	朗	肝	易	然	灼	木	大	猩	之	玦	良	也	前	苦	寒	爾	獸	地	一	者	風	必	氈	則	乃	無	
	起	小	者	也	者	置	徑	推	于	河	長	以	骨	皮	低	獸	地	一	者	風	必	氈	則	乃	無	有	
	罽	者	如	珠	如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玉	石

所孕也。初剖之，癩曰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瑣矣。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榜。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問其地，有酒乎？曰有。設穀，桐醴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取合曰波羅搭拉蘇。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能。以除爾旃，則會敵解矣。猶鍊冶然，鍊至多，為至少。勝至多也。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青海 厄魯特 蒙古 賀 蘭山 厄魯特 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

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蒙古語曰庫克淖爾，又謂

之察罕，託羅海。蒙古謂青曰庫克海，曰淖爾，故名。又有鹽池，非此海也。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

下界海岸，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

延二千餘里。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

唐以前為吐谷渾。唐末并入吐番。于是崇佛成俗，始

隸于衛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

隸于衛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

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渙其勢其後一并于套酋俺答再并于厄魯特固始汗

實汗一作顧

于是始變爲蒙古

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

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治雅爾

即塔爾巴哈臺地

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海然青海分部而處

亦雜有四厄魯特之衆惟和碩特設札薩克二十有

一爲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薩克科爾沁等

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域入據青海

分部衆爲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爾一旗及

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爲青海和碩特蒙

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綽羅斯二旗輝特一旗

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 國朝始置其

降衆于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

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刺麻察罕諸們汗一旗

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我

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

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刺麻順治初

又導達賴刺麻入覲 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

汗賜金冊印弓矢甲冑順治十三年卒是爲 國

朝通青海之始亦爲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

海各部蠡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

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

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

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煽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

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出塞蓋于中國尚僅羈

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鄂齊圖汗青海

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

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國甘肅關外兵

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貳中國而歸  
己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于烏蘭布通青海諸台  
吉附達賴刺麻表上尊號卻之是年十月出使西域  
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羅卜  
藏所劫提督孫思克聞報卽遣游擊朱應祥計誘其  
宰桑質于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將士擣其巢穴斬  
馘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二十五年親征噶爾  
丹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于察罕  
托羅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禽噶爾丹時有善  
巴陵堪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  
台吉等集盟壇遣使賀捷二十六年春遣使上視師  
寧夏命額駙阿刺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  
吉約四月朝行在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  
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詔封固始汗子達什

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綏服青海全部，請上尊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爲近藩。時策妄那布坦將圖西藏，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

詔斥之。二十九年，唐古特拉

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海，掠駝馬。

詔西

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妄那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律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六年，撫遠大將軍  
皇十四子允禩統兵四寧，集兩翼王公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裏塘達賴，刺麻入藏。五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于西藏，新達賴登位。

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

王師平羅卜藏丹律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刺麻旗皆各自

爲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西寧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

語詳雍正

征厄魯特記

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強今日蒙古之畏野番

猶昔日回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卽賀蘭山亦譌阿拉善皆語音之轉其地在河套以西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漢北地武威張掖三郡西北境唐吐番宋西夏明爲邊外地

國初厄魯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

牧青海者謂之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北厄魯特各有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于固始汗其後惟北厄魯特倔强猾夏自取侮亡其部衆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

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者則有烏闐烏蘇之厄魯

特二旗烏闐烏蘇在鄂爾昆河左右拜達里克河之杜爾伯特十

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里克河在科布多之東推河之西而青海

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始汗兄子曰鄂齊

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

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

爲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使入貢且請

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娶鄂齊

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弓矢

甲冑詔卻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藏

或被虜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

守汛吏驅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近

邊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刺

麻表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卽古



賀蘭山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

詔

許之是爲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

詔徙之歸化城以

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爲官兵禽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

詔

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爲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廷議徙之烏喇界

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

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于昭莫多明年

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復有額濟內

土爾扈特人來降

詔編置一旗與阿拉山同牧

雍正二年

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屏蔽寧

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

敕札

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部  
乾隆中，大軍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峯堡逆回，輒  
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山兵稱燒雄。晉爵親王，初河  
套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  
阿拉山王據之，其法皆于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  
人轉運，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  
套西鹹潔，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二，食阿  
拉善池鹽者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駱駝牛騾  
運負繹絡，吏恐侵賂，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  
之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  
番，二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考。

漢置河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于甘肅，以北拒韃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相通，邊患遂棘。

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藏，兼捍甘涼湟洮諸邊。故雖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西陲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畏西番如狼虎，防秋官兵昔常離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衛蒙古，以捍番。盛衰好還，殆有運數而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青海諸部自奉刺麻黃教，故殺擴稍劑而雄武，亦替惟阿拉山部富強。甲西陲而虎符箠使，馳驅旄鉞，則霜露所漸靡也。

康熙

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

元太祖國人稱之曰成吉

思汗成或作欽或作青皆音之轉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

太師及也先瓦剌可汗之裔是為厄魯特四衛拉蒙

古衛拉即瓦剌之音轉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

厄魯特兩大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間為寇順治中

王師方定中原未遑遠略於是厄魯特吞噬西

北日漸强大初厄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

曰都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巴

哈曰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

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

羅斯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

康熙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

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為準噶爾

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兼有

四衛拉特復南推回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衛

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鬩我

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中應之士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日台吉拒戰大敗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卽揚言大國兵來救己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

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不為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于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眾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于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

聖祖命尚書阿爾尼等發歸

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

貢 上敕其率眾西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既

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 命踞喀爾

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

喀爾喀為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

烏爾會河疑即

烏爾阻河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鄂羅斯境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 尚書阿爾尼

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

貪利爭取陣遂亂反為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

薩克蒙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

臺灣和鄂羅斯天下無事

聖祖以噶爾丹勢熾

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臣于朝下詔

親征

命撫遠大

將軍裕親王福全爲左翼

皇子允禔副之出古

北口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爲右翼出喜峰口右

翼兵遇賊烏朱穆秦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遂乘勝

長驅而南

烏珠穆秦亦內蒙古部落之一在盛京深

入

烏闐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改

命

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八月朔我撫遠

軍遇賊于烏闐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爾喀仇

人闐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

哲卜尊丹巴大刺麻男我卽當班師翼日我軍進擊

大戰于烏闐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

駝縛足臥地背加箱梁蒙以濕氊環列如柵士卒於  
梁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陣以火  
器爲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  
頽且仆陣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遶出橫  
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刺麻濟  
隆來軍卑詞乞和奏

聞

詔速進兵毋墮賊

計而噶爾丹不俟報卽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  
穆楞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所過皆燒荒以絕  
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  
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沁土  
謝圖親王謀羈留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  
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  
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

將不及奉進止而歸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諸蒙古



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于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

八月班師回鑿明年駕出塞于獨石口外

多倫泊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御製多倫泊稟宗寺碑曰斯地川原

平衍去官牧場甚邇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受喀爾喀各汗台

吉之朝以其三部為三十七旗今滋息為八十二旗比內札薩

克蒙古建稟宗寺以安其刺麻是年噶爾丹與達賴

刺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卻之三十年戶部以

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及

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用及免保舉各例于次

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

尊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

火器營朝鮮國王進烏銃二千桿 詔永免朝鮮

黃金及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

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楊古遣

兵迎詰且遏之 詔責還其使三十二年約噶爾

丹來會盟不報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

謝圖汗及哲卜尊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時噶爾丹

兄子策妄拉布坦為噶爾丹所而陰遣使誘內蒙古

各部叛歸己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以聞 上以

前此烏闐布通之役賊幾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

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偽許內應而預調士

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果率騎二萬入寇沿

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

巴顏烏闐自秋徂冬踞之不去亦不犯漠南遣使往

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斯烏鎗兵六

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

禱牙親征

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

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

上親

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留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營

上親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徧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餒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

斯助兵之信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

上怒

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

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尚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

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近黑龍江橫巨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

命領侍衛內大臣馬

思哈搜討巴顏烏闌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二

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

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

路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于拖

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漿渾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卽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蒼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多費揚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于東餘沿土臘河陣于西兼備林中伏賊遵上所授方略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

趙氏記謂以拒馬木擁于後示必死

云云按拒馬木皆列于前所以制敵騎之衝突即衛  
青武剛車自環之意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兵入敵境不患不致死無擁于後之理 賊冒矢銃鏖鬪至暮不退人人

如怒虎林木皆震費揚古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  
其婦女駝畜也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  
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追北三十  
餘里天明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  
器械無算并燼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  
妃也唐書回紇君曰可汗妃曰頡頡可敦或作哈屯者音轉也督敢戰披銅甲佩  
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  
噶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命費揚古

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 上親撰銘勒察罕

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  
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  
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 上賜

之潼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  
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  
駱駝嗚乎黃河以北奈若何嗚乎北斗以南奈若何  
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王師

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爲御營諸

皇子分

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統左營

及班師也

皇長子統後營爲殿六月駕至京師

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犁

舊部落盡爲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

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

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犁則

畏策妄那布坦之逼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

欲北赴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我師

餘糧運回寧夏

翁金河一作囊金河與推河拜達里  
克河皆相近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

山之東我西師留貯糧餉以待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師由東歸不經舊路故餘糧無用焚棄而歸別詳提督殿化行乃遣兵數千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爲我副西征紀略

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爲我青海副都統所禽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

上乘其窮蹙欲降之

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諭青海諸

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禽噶爾丹遣使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卽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于磧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



也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

聖祖

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強卒不至二十六年春二月駕復渡黃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

兵噶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禽獻所獵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對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密鄉道大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禽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

上自寧夏循賀蘭山出邊而費揚

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爲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

部盡降于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  
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

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勒石太

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于廟社未有

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 聖祖始

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

中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

準夷已內越烏穆秦而南故未度漠出邊中路即明

成祖北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 聖諭

言瀚海水草雖乏然脈泉鑿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井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食 瀚海亦

非平地沙岡綿亘無寸土惟插汗七老峯長二百里

橫亘瀚海之中初出卡倫即逾此嶺 聖祖勒銘

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

河 聖祖曰吾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

不扼克魯倫河，知其無能爲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爲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殛，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爲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廷，皆自開平

興和出入。

開平卽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設衛于此，與興和城皆在宣府北邊。

故三追

阿魯台，一追瓦剌，皆飲馬于臚朐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朐卽克魯倫河。我聖祖

之所駐軍，少西爲土臘河，卽昭莫多大軍所戰地。少

東爲斡難河，卽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

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

而西也。

斡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倫源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

聖祖諭云：朕

西巡時曾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于舊戰地交戰從無戰于不可戰之地者來成祖出塞時亦嘗戰于昭莫多是知行軍立營必視水草攻戰必地利若無水之地安可立營是明祖

車轍馬迹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臣

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札薩克兩部

明人張皇遽有回視北斗在南之侈矣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

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尚未正及天頂若成祖所至克魯倫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

能即在聖祖三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

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為難而

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邱福軍十萬而敗由

棄大軍以千騎先進陷伏非以兵少敗也成祖老于兵事何至遽興五十萬衆且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

過精騎數千倅斬不過數百計至若季陵趙破奴所

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封之狼居

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寘顏山出定襄塞千

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河左右興安

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爲何峯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見上海張

康詔綏二十有九年庚午夏四月專征出東道古北口

而分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黎明啓行六家

口五里至喇太度營甲申啓行五里至哈喇巴

里至十里營是日度營甲申啓行五里至哈喇巴

哈搜下營是日度營甲申啓行五里至哈喇巴

高三十路寬四五尺雨滑入馬側足盡裘毳嶺

表橫截南北望遙天中淡煙入微抹爲古長城而

則高山壁立徑路不通如其間造地去或數百里或

忽中闢一綫以通行人如天造地設焉登高攬轡遐

眺至營乙酉由嶺下啓行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

里至迭汗那營湖下營始掘井求泉丙戌啓行七

里至迭汗那營湖下營始掘井求泉丙戌啓行七

下營遺爲薪戊子啓行喇兵五十里至圖勒根會合

令之前導庚丑啓行五里至烏蘭阿爾奇下營

翹大如桃庚寅啓行六十里至著多賀爾營

辛卯查汗多羅里營至癸巳啓行一百里至岳家

營甲午啓行二里至巴蘇呼圖下營始出外邊

界喀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餘

兵正師黃旗漢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割烹共餉

聖武記卷二 中華書局

十者	下里	十物	出復	不復	墨隱	顛蹟	飛稽	如箭	尾未	種獸	海別	行六	帶幕	並有	骨皮	水山	罕至	瀚海	輜重	沙深	四行	師行	營所	曩息	
里逾	營太	里與	復明	治目	隱約	蹟藉	稽爾	箭筒	未色	獸則	別名	六十	幕器	蟲身	點綴	盡童	焉辛	周千	重者	深至	行五	行里	所預	所預	
以日	是商	至西	明如	竟失	來目	蛩蛩	雅西	長可	如銀	唯海	瀚至	里著	物著	墨色	道野	丑餘	里餘	改裝	至三	歪里	至歪	里至	馬蓄	丁供	
昨烟	地所	哈魯	故以	明故	中治	以隨	方有	四五	鼠前	跳兔	內禽	戈壁	處皆	如野	旁無	他行	杏里	駝四	尺馬	呼空	至呼	至呼	西用	者者	
不得	猶掘	尼都	故治	法凡	有非	獸跳	日許	又盈	一盈	種身	獸刻	不勒	染甚	墨香	葱味	臭蒿	至野	里跡	尚需	一三	二尺	入仍	拜異	數也	
水作	故嘔	水午	者必	以炙	紗熱	障敷	目頃	刻飛	長亦	然走	躍如	則如	耳許	尾長	至四	五寸	耳許	尾長	至四	五寸	耳許	尾長	至四	五寸	耳許
迂逆	道以	至是	爾入	朱馬	歸俱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道以	至是	爾入	朱馬	歸俱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至是	爾入	朱馬	歸俱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爾入	朱馬	歸俱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朱馬	歸俱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歸俱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下渴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營丁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地未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頗師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窪行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下七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者者

珍苑宋版

丈然沙磧無草掘之四尺始及泉皆四望皆早申師行入

西師里至得十勒蘇太下營所掘泉尚復作屍肉氣童

息水枯大辛亥與西勒布都至不相遠也庚戌仍駐山無水

七水刻在石巔鑿之稱九勿始見水野驟成羣蒙古謂之

善刻刻在石巔鑿之稱九勿始見水野驟成羣蒙古謂之

子善刻刻在石巔鑿之稱九勿始見水野驟成羣蒙古謂之

二界日瀚行五所見地至此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閱旬有

靈師行五里飛出瀾海至古魯棒禿魯陵下營始得泉產

刻夜勤孤籃又名爲柳溜營丙辰仍駐本營百里至暴

拉下營有孤籃又名爲柳溜營丙辰仍駐本營百里至暴

發本營不及防入馬幾統幕器辰仍駐本營百里至暴

駐本營不及防入馬幾統幕器辰仍駐本營百里至暴

會合齊進比聞額營相去尚四五日程以缺糧不能

前故我兵即於是日飛馳奏仍五日程以缺糧不能

單師馳驅本前進戊午朔師行申十五里至納拉布噶爾

己未仍馳驅本前進戊午朔師行申十五里至納拉布噶爾

壬戌師犯邊信辛酉朔師行申十五里至納拉布噶爾

至答本營隨行車至巴納里路答烏營布寅丁卯

與同事諸將計曰營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師行六十里

相犄角今賊反繞出我等後深入無庸且我輕兵疾走

聖武記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力賊或讒知厚集醜衆以乘我道難支也宜合大兵以

軍兵回師於庚午日始行己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黑

都哈答下營至納拉布回至烏魯布刺下營一百里回至

乙亥師行營甲戌師行回至烏魯布刺下營復入瀚海

邊界丙子師行五十里回至伊勒呼下營丁丑師行

五里回至蘇太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朱爾歸

下營庚辰偵得賊噶爾丹犯邊報急理藩院尚書

兼阿爾統領大兵駐營赤城下營途迷夜以繼

營日所駐營地遂不能詳記矣辛巳師行飯罷又復長

驅至更定時方下營乙酉師行九十里下營丙戌師行

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三十里下營戊子朔庚寅

師行八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一十里下營庚辰

界卡路邊內為四辛卯師行百八十里下營辛巳

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癸巳師行百七十里下營

申師行百五十二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一十里下營

甚賊追然賊實張虛聲見兵不遇二三萬耳以我兵少



碎跡至特乃疾驅重徐前赴以備兵丁戰西師行五里下營廬賊

築壘浚濠為備日亥仍軍洗礮士飽馬騰以厲戰氣庚

彼此相望我營本營夜漏二刻地大震報賊兵

夜將本營不乃冒風雨軍馬披甲以待師乙明賊知我

營刻賊噶爾丹遣師行百二十里會大營丁未師行百

守不勳賊氣大沮為日我兵如移營少俟薄暮賊倉

里下營辛亥酉師行八十里下營庚戌師行百二

合大將軍裕親王八百里下營凡營四座連營

行六十餘里下營甲寅偵知賊壘在烏蘭布通地去

我師僅三十里大將令各營掘壕築壘戒嚴防禦

自丙辰閱丁巳戊午士甲胄馬韉鞍控弦厲刃以待

思兩相望某等領礮火營作前鋒與賊對言事

兵將軍明知賊無降意號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

己未黎明親帥將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於地

背加餘布陣於山岡以臺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  
計我兵奮勇先登無不踴躍進以礮火齊發自未至勝  
聖武記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戊擊無天駝斃于火類且仆陣斷為二我師乘勢

進擊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前卑辭乞復班師回

擊賊爾西令乙丑仍本營噶爾丹雖遣使約降然

不營自辛酉將軍令竟捲甲潛遁丙寅我師復長驅追逐

留老營不拔每四旗統帥焉自一員鎮守遂以思哈

充右翼噶喇大為將士統帥焉自一員鎮守遂以思哈

日俱領兵坐鎮大營甲戌慮軍前策不繼乃統率老營

官兵行入十里前大將軍軍前策不繼乃統率老營

十里下營命礮火營行入十里軍軍前策不繼乃統率老營

有營庚辰師還五十里過巴汗嶺高得者半徑寬五

下營庚辰師還五十里過巴汗嶺高得者半徑寬五

尺然左則鬼峯雲口之大懸崖瞰壑行入又後風氣

於嶺九趾下營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又後風氣

日為內與塞北迥殊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

驚沙撲面即五六月迥殊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

備大抵晨則衣裘此窮冬易寒稟列更何如古則

彼毳革焉炎夏如窮冬易寒稟列更何如古則

云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猶淺乎未言之耳甲午師還六

十里至丙申師還七十里至密

雲下營至丙申師還七十里至密

三下營至丙申師還七十里至密

師己亥薄暮旋合京師庚子

辰刻入國門旋合京師庚子

刻入國門旋合京師庚子

刻入國門旋合京師庚子

刻入國門旋合京師庚子

刻入國門旋合京師庚子

刻入國門旋合京師庚子

附錄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犯順，刑部尚書圖納親征。

浪會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一臣化行，任足。

鎮總兵呈方略八事，一曰：將領得入班師，善後手畫。

兵餉預給，一曰：師期預定，更議惟接應，法不果用。

營還圖布議政大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

如圖公等所奏略曰：噶爾丹今在柯布兔應令，陝西。

為一路期以三月中旬，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彝順。

黑河，洪涑河合流處，前往岷安，滿州甲士三千人，喀。

喀札薩克部人為嚮導，發西安，標騎一總兵官率人，合。

軍萬人為西路兵，深督及四鎮，而以總兵官率人，合。

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弼，馬自德，巴。

麟等旗帥則振武將軍龍合官，兵廝役，凡寧夏二萬二。

千四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合官，兵廝役，凡寧夏二萬二。

以牛食兼令，每月食隨身，裹斗，有差，又綠旗兵，向。

無餘馬，應每入，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器，物，凡。

馬驟，皆先給，芻豆，秣，一，月，以，便，深，入，兵，皆，預，支，五。

出後，專剿，厄魯特，若哈密，助逆，俟還，日，并，剿，師。

聖武記 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制曰可西路領兵者綠旗漢將軍二副都統四而合

九千人合派河西提鎮各標寧夏所當發騎卒千五百

倫之旋去冬荒上諭燒西兵改從寧夏未塞會同撫

遠大將軍費揚古千則糧馬充裕下原大派臣與圖納

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可令原派兵數宜勿

調初議從罷都倫進兵本出居宜上指然其路在荒

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山西之直北而

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崙南達者適奉使河套祝囊寇

在寧夏邊習漠北道蓋其還奏所定也余計師既改

道其原調遠處待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寧夏兵令全

標各原備行裝以待是月抄復奉將廷議大將軍費

揚古二月三發十日發將軍路兵道遠期亦二月原

寧夏自寧夏發十日發將軍路兵道遠期亦二月原

河及套祝囊諸部導軍部檄繼至言中路都兵南達

十日期二月三發十日發將軍路兵道遠期亦二月原

馬艱而諸路營驛馬無廩養則出戰者少乃令二兵給

聖	孫	雨	備	以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公	連	及	為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難	數	度	厄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麾	日	戈	魯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下	夜	壁	特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減	兵	馬	不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留	寒	畜	可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四	且	相	必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百	是	繼	遇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於	涼	入	揚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人	公	馬	威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是	議	顛	塞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涼	二	前	外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肅	鎮	資	兵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公	各	卒	行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議	三	糧	都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簡	百	委	不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鎮	人	水	習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各	令	草	其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精	馬	會	事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卒	以	大	嚴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併	漸	復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百	有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人	風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糧	潰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馬	風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令	潰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余	風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減	潰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進	風	嚴	又	倉	州	十	軍	無	無	日	營	及	前	二	軍	所	馬	已	將	滋	其	親	凡	一	

聖武記卷二 善 中華書局聚

日	兵	指	所	北	水	階	焉	環	大	有	將	食	進	也	雨	陝	禁	延	軍	金	數	誘	少	屢	覓	軍	留	
戰	方	謂	在	以	繞	乃	戰	繞	山	林	軍	時	大	始	雪	兵	旅	表	皆	置	程	之	所	步	水	食	五	
耳	至	曰	會	致	之	至	地	其	之	木	遂	已	將	暮	抵	議	馬	數	甲	營	乃	逃	裏	行	草	余	百	
賊	余	此	副	之	即	其	小	出	平	也	整	得	以	廷	士	糧	疲	里	行	焉	不	潰	糧	日	節	躬	部	與
甚	言	山	都	賊	土	東	山	差	川	其	陳	賊	賊	議	臘	助	斃	一	山	及	已	可	加	馬	自	兵	滿	
近	宜	過	統	乘	臘	復	右	多	廣	北	前	滿	近	大	河	給	糧	之	多	獨	遺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山	急	即	阿	勝	河	一	連	于	數	大	行	漢	兵	不	至	獨	棄	兵	之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上	據	賊	公	轉	也	崖	南	北	里	山	可	兵	不	此	御	營	所	所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難	以	山	蓋	前	而	前	乃	漸	林	千	二	皆	可	此	御	營	所	所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以	夜	大	登	鋒	前	鋒	坦	木	叻	十	嚴	分	是	量	營	所	所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夜	守	將	視	兵	余	遇	下	而	森	轟	立	過	以	月	陝	期	捐	道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守	余	軍	之	橫	兵	賊	其	下	立	轟	立	過	以	月	陝	期	捐	道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余	曰	曰	余	過	因	於	左	有	有	如	淖	至	久	三	日	兵	與	加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曰	戰	日	急	而	隔	特	右	自	有	如	淖	至	久	三	日	兵	與	加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戰	即	將	登	南	小	勒	崖	西	有	如	淖	至	久	三	日	兵	與	加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即	來	暮	遇	問	山	爾	如	折	似	馬	間	所	多	華	言	大	發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來	日	矣	孫	之	未	濟	創	三	馬	間	所	多	華	言	大	發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此	需	將	揚	知	口	山	崖	如	似	馬	間	所	多	華	言	大	發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山	來	軍	鞭	賊	伴	根	如	似	馬	間	所	多	華	言	大	發	獨	寒	銳	選	至	東	五	百				

宜據若賊據全陣上我軍營其下則危矣若慮夜難守  
營非宜縱賊據山明日既如此君即移兵來守之  
處不宜讓敵將軍曰遂止東方至嶺以崖爲蔽而舉  
卽馳回山下先據巔上磨全軍上下移兵亦登而舉  
矣賊見我師以山巔言西安三股山布陣分左河  
銃旗上擊時中大將京師右衛千三爲人居左威  
綠翼兵及戰又肅兵千居右皆據山爲陣其大鎮  
唐總兵領涼肅兵千人寧夏兵皆繞西北以防中  
兵而後古者皆在山下兵又分張列滿兵之左右  
賊爭小山衝士卒皆下河以迎其鋒時五日將中  
氣甚熾遂令卒堅故西兵一兵併率五馬餘兵皆  
出步戰發其妻阿努娘等亦皆製子礮疊擊之而  
噶爾丹及敗傷相宜勝其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  
鋒甚銳不可擊傷相宜勝其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  
使告大將曰敗傷相宜勝其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  
臨賊必亂又遣一軍後右甚盛而劫之賊助戰必  
臨畜婦也宜遣一軍後右甚盛而劫之賊助戰必  
擾動然後兩軍上迎賊遂磨兵敗之易耳大將軍  
之動望見兩軍將薄其賊遂磨兵敗之易耳大將軍  
輦震天餘賊乘勝逐逐北頭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  
仗如蓬麻且乘勝逐逐北頭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  
勿取且射餘乘勝逐逐北頭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  
親將兵僅三數百人耳知不可獨進而大將軍散遣  
舒將軍殿後斬俘禱祭畢出酒勞諸帥已凌晨矣次  
大將軍會衆斬俘禱祭畢出酒勞諸帥已凌晨矣次  
聖武記卷三





皆東旋召其糧未久守而無駐所荒外副都統余言於大將

使水往於九月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遊擊陳維屏千姪

丹劉進孝皆力戰死所殺傷逾一總兵守之豈不得成

以去余問之曰向使置三千人于總兵守之豈不得成

奇功既繕完軍資未盡用也三疏請將兵二千還鎮

郭奪力探路深入務擒賊首拔根株大略言賊盛阻宜

正兵窮大宜奇兵今噶爾丹兄子澤旺喇言賊阻宜

西甘肅大兵截西南噶爾丹窮勢必東竄若遇

已發京師將止西巡初余下制府在公赫臣議之

定邊至清平堡明吳還理軍需獨召臣議行遂大

夜馳至清平堡明吳還理軍需獨召臣議行遂大

須會臣化行議日出兵事余至寧夏入城而糧馬政必

三誓蹕十五日庚戌余率騎五百外卒二百及許從御

一皆同軍一吏千卒復出塞時滿馬哈為昭武將五軍領

龍等收捐入給三四月糧食又駱馬驛命都憲于公成

水東芻復度戈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未朔囊

第乘馬出行營坐交河山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

聖武記卷三

涼孫與走次日午會時乃抵兩噶爾山十四日始至郭奪力巴  
 哈孫與走次日午會時乃抵兩噶爾山十四日始至郭奪力巴  
 之既行敗走後途不殘卒于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  
 無子聊方三十餘歲為日仰藥死四落多聞去其姪丹吉喇  
 二挈其骸骨與一能及使餘言於大將來軍求糧至馬接濟力  
 至大無賴札喇上其事遣人隨之西往而令兵徐進又數日  
 撤出者或喇兵先還或數百諸部所受之量留而師繼得兵猶  
 落阿濟爾度不果來竟去矣乃將軍復輕騎至空廓  
 無之十數日不疾馳三夜而返馬須捐棄大半時眾  
 議猶欲深乃封大將已得甘肅報言丹皆還喇至郭奪  
 叩關乞降入徑道赴京余鎮所  
 力諸滿兵塞八月十餘日鎮所  
 部入寧夏塞八月十餘日鎮所

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譜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旦復特擾于蒙古以都察院左都  
 軍討之因統轄運中不兵糧餉內外文武沙漠不  
 御史總督遣有六千部大得擊肘之旨但沙漠不  
 員聽其調遣有六千部大得擊肘之旨但沙漠不  
 皆倚地輜為命公首議造而車至六千輜為運師計數每輜

需牲口四頭凡數萬牲口猝難得齊發帑購須月

時日奏請且入才效兵車輻赴海子操演分排官兵

就奉過焉旨帶領官兵陣共分二七進有祭纛畢登

壇號令官指畫車隊而行車輻分陣而進上領下

有護衛兵突犯擊左則不聯擊右則左應擊中則右

皆應先以火攻宜以弓矢總以長鎗奮勇殺自然

無堅不破各將領相機而進更先號令兵子曉諭

夫卒務使先運出三一月二期于無失二月三十日

駕先輕騎馳抵蘇圖爾等在日公督領糧車次第前

公返至和爾撥昂吉爾等地方荒沙瀾漫四餘里

論大至二官員軍民能伐道左柳枝用泥沙壅成車路

俾得一行必運官人等咸勞力於命是日官執佩刀

先伐柳隨運無恙頭運糧車抵嶺聞西路費大將軍

畜車輻安行而進尾運已抵是西班師亦由中

日衆運繼武而進也逆賊已由遁六師亦由日

路而歸因糧足故撥時逆賊已由遁六師亦由日

尚書班回京將查爾漢那命公會同蘇藩院

大月奉糧九命往喀倫散爾黑龍江軍薩克蘇

西征公與同事諸君自駕運寧夏文臺中數日復奉

十六年丁丑正月君自駕運寧夏文臺中數日復奉

聖武記卷二

駕於黃河先行前三月上三日入寧夏十六日按

而命西安副都統帶甲三百副護衛仍糧用牲駝

制遙遵上回鑾公為總率古官侍郎北進至船站

聽命閱日啓行有地名戈必乏水草約二百餘里先

探此為北進孔道至是聞前進兵馬大受困餒適差

守備林之向導令軍士即地環坐以待取旦少頃

影出望星而進忽抵黃河就飲馬作食西北山峯

甘泉能飲入薄暮得水草是日避戈必望之酒行

軍報請移臺於此三日過兩狼自朔至郭多里巴爾

於此越三方適大將軍文到糧運不挖壕築城高六

尺壕深九尺空南北二門列柵軍閉以備防護大將

入日善路而還巴爾哈孫大兵每名給糧四十五日

朝復爾國命侍衛吳公達禪引成龍請也吉喇俯首

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略

聖	厄	臚	皆	其	男	馬	公	問	入	四	前	計	過	禦	旗	約	二	正	繼	二	二	復	旅	上	理	奉	康
武	魯	必	權	主	婦	二	因	之	里	百	進	程	千	之	極	也	旗	紅	大	十	十	踰	以	事	使	熙	
記	忒	喇	伴	獸	士	帥	與	傳	見	餘	乃	多	餘	所	北	三	出	鑲	軍	一	里	萬	出	官	內	二	
卷	所	距	其	散	謝	馬	為	說	過	合	盡	七	里	邊	十	中	藍	議	日	至	旌	使	張	大	十	七	
三	燼	色	主	汗	圖	絡	合	喀	喀	計	留	百	十	界	日	路	三	分	道	陰	旆	絕	鵬	臣	七	年	
三	勢	楞	一	之	汗	兵	章	爾	喇	全	輜	餘	數	山	張	旗	取	進	山	初	巨	域	翻	索	戊	辰	
三	河	不	第	厄	奔	計	等	喀	阿	軍	重	里	日	喀	哈	陳	東	發	至	三	命	徑	兵	額	戊	辰	
三	可	往	聽	魯	不	初	密	汗	勒	知	裝	多	而	喀	堆	漢	路	二	昆	日	十	由	科	圖	夏	五	
三	初	程	命	下	戰	九	議	與	罕	委	減	十	理	國	阿	臣	附	三	都	出	里	精	給	終	夏	五	
三	十	為	亦	萬	于	日	遣	厄	土	棄	騎	日	藩	為	漢	帥	帥	十	居	里	萬	北	專	國	五	月	
三	日	我	遁	數	邊	屯	理	魯	人	幾	即	有	院	圖	巴	正	帥	日	庸	餘	萬	宜	中	偉	月	朔	
三	欲	軍	不	若	齋	藩	院	戎	皆	千	正	奇	院	不	臣	紅	三	次	關	命	餘	加	陳	治	馬	朔	
三	待	取	知	有	爾	院	員	戰	負	百	紅	道	院	喇	旗	分	旗	日	十	人	萬	護	安	等	皇	皇	
三	修	道	所	全	圖	員	外	敗	種	也	一	道	院	山	中	三	出	路	十	扈	萬	方	出	率	皇	皇	
三	馬	所	在	軍	地	外	前	而	遷	初	旗	險	院	蒙	軍	西	路	日	皇	行	餘	合	使	同	上	上	
三	二	必	所	崩	喀	前	往	逃	徙	入	已	馬	院	古	遵	出	馬	帥	長	皇	行	護	安	等	皇	皇	
三	帥	由	居	潰	爾	喀	探	主	遣	日	留	疲	院	乃	四	都	帥	正	歸	私	扈	方	出	率	皇	皇	
三	合	今	名	上	喀	探	索	事	行	七	馬	途	院	外	十	時	帥	化	長	行	萬	出	率	皇	皇	皇	
三	兵	為	士	下	國	索	事	事	七	馬	途	途	院	藩	九	時	帥	不	子	行	萬	出	率	皇	皇	皇	

人六	喀煩	少挽	國前	還以	臣移	下國	按而	使爾	救計	躬軍	敗汗	汗而
馬日	南阿	一駝	南途	喘待	同俱	騷連	大還	臣喀	援適	擐狼	索乃	屯使
俱晚	徒策	右者	徒合	息分	旗用	上掠	至諭	遂厄	逢甲	俱帥	土入	所無
便馬	者駘	環皆	者兵	汗道	故西	欲索	所令	得魯	我軍	而逃	謝圖	以水
遂帥	屯牛	耳婦	蔽遂	流之	未洋	遣倫	奉罷	瓦忒	營中	具疏	汗圖	狀草
駐使	于尤	盛入	地東	云兵	及字	使我	使戰	全汗	遂宣	雖馳	之汗	因復
軍至	是多	暑其	馬以	四入	詢是	察師	厄魯	後聞	控馬	嚴禁	第所	于回
以期	遺純	亦衣	來以	日心	其役	圍其	俄羅	數之	言中	不奏	分長	我軍
待以	棄黑	狐皆	俟日	之皇	頗亦	道之	斯釋	日懷	國執	能聞	是東	營始
分三	牛毛	帽與	後日	內皇	未有	里既	國疑	又疑	待止	旦合	日營	克喇
道日	馬垂	羊男	相發	奔抵	云西	形而	更懷	值不	皇時	營傳	亦掠	阿祭
之內	死地	裘無	望十	夜走	十洋	勝其	荒德	班敢	帝士	竟日	潰其	戰勒
兵合	者尾	牛別	六日	千所	一臣	其汗	遠遂	師之	命將	圖汗	遁親	罕是
越兵	相可	羊惟	十日	餘遣	月同	俗遣	不遵	頓兵	觀提	兵窮	不屬	後即
二十	枕纓	各兩	餘早	里理	二行	素使	可考	命且	望特	而特	支故	重車
日七	臭先	隨耳	里行	己藩	日因	奉講	喀爾	特而	來無	帥三	來告	車臣
馬遇	數日	隊著	馬遇	訂院	員外	天解	其喀	遣喀	來無	帥三	來告	車臣
佟二	水里	行男	少喀	二員	帥外	主盟	其喀	命特	來無	帥三	來告	車臣
帥草	十爾	行不	多喀	于始	營漢	教好	部諸	遣喀	來無	帥三	來告	車臣

繼至共議軍食已盡不可復前進退無策忽二十日喀  
喇班師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遣使  
遲數日俱為絕域之鬼矣蓋哲布尊丹巴既敗遣使  
飛騎到京求救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全軍覆沒  
欲以激京求上怒朝廷大駭故命兩侍衛飛騎來探  
京師駭動異常皆彼國譎言所致也歸途馬死糧盡  
軍士步行飢渴難堪全軍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  
餘馬二萬七千餘費銀二百五十餘萬是役使事雖  
無成而喀爾喀國則得此稍延殘喘不致全沒于厄  
魯忒殆有天意云有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鬥青海和碩特  
部次之世嫫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  
康熙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  
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  
土魯番遣使乞降 聖祖卯而翼之使協力禽仇  
策妄乘噶爾丹南侵敗衄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  
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

闕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籍

聖祖以其

曠莽遼隔費轉輸又策妄方獻噶爾丹之口外馴呢遂畫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并四部爲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入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取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

聖祖以



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  
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  
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  
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  
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  
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 上因使

宣諭之令自戢漸徹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  
碩特馴擾故 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

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藏丹津  
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即顧實汗初青海及喀木

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  
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  
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  
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

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山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山王來投

聖祖賜以

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及

聖祖出塞青海固

始汗子孫入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尚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懼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覲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鄂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

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衆內奔河州關外

詔許其衆入邊復命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爲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教之宗番夷信嚮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己大刺麻旣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刺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冬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

敕富寧安

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

噶斯泊在羅布泊之

東東至西寧府界二千餘里

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中南川西川

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

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一月各蒙

古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

餘萬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刺麻于西寧東北之

郭隆寺一作格爾弄寺奪其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

千餘斬馘六千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

藏丹津尚負嵎于烏蘭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衛千

餘里年羹堯奏調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

吉河四路進攻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為賊赴嘉峪關外必由之路四川松潘

衛距青海千五百餘里岳鍾琪以青海寥闊番衆尚不下十萬

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

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

其不備世宗壯之 詔專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

見野獸羣奔知前途有賊偵騎亟麾兵進果遇賊數

百餘殪之又夜襲其守哈達河之賊追奔一晝夜士

馬飢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  
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于是賊無哨探尋食銜枚宵  
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尚未起馬皆無銜勒  
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  
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  
盡而返桑駱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  
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  
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

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噶爾遜河一作噶順河在布

城外爲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即回疆矣

此嘉峪關外蒙古赴青海西藏熱茶之路康熙五十

五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安那布坦兵窺青海

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託此兩處設

兵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泊過達卜

云云即防守此路也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

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

在敦煌西北二百里與桑駱海南北相距千里

俘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

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返兩月獻俘京師恭告

景陵

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

太學如征準夷例四月進剿餘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卽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通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其中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屢叛至是鍾琪以兵二萬討之賊狂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牲畜于東山惟留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擣而萬人宵襲其東禽斬大半卽留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嚮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禽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闢青海城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

二十九旗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寧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番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于厄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司設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

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與地

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周置互市

于西寧日月山

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遣賈勅往不論崇卑

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溝各衛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大通安西而改西寧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焉移阿拉山王游牧于山後而牧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師印敕每寺刺麻母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羅卜藏丹律之投準噶爾也策妄拉布坦納之

朝廷遣使索獻不奉

詔亦不敢犯邊我

朝

亦罷西師罷捐納事例

本朝開捐例事一為康熙三藩一為雍正西陲皆在乾隆

川運例

惟于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留

戍兵防秋五年冬策妄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  
狡黠好兵如其父屢犯邊七月上議討之時大學士  
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為天時人事未至都統達  
福亦力言賊能用其舊臣未可圖惟大學士張廷玉  
力贊用兵於是以前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  
山出北路以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  
路以征準噶爾告

太廟堂子

上御太和殿

行授鉞禮遂御長安門外黃幄親視大將軍等上馬  
啓行大雨如注旌纛皆溼識者以為不祥會羅卜藏  
丹律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  
執八月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師



出而止

諭兩大將軍暫緩出師于八月五月來

京面授方略以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

哈密至巴里坤中有科舍圖嶺間之

科舍圖牧場當賊來路距大營遠

有科舍圖嶺間之

蒙古謂碑為科舍圖以是嶺上有唐裴行儉西征紀碑也嶺南設三臺至哈密嶺北設三臺至巴里坤

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於是冬乘虛突劫科

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兵二千拒之總

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倫兵奪

回駝馬大半

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為副將

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州蒙

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

月傅爾丹進城科布多

科布多河在阿爾泰山之東北三百餘里

六月噶

爾丹策零遣大小敦多小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

遣謀佯為我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

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

嶺即阿爾泰山之東幹

距我軍二日程

傅爾丹勇而寡謀，遽信之。卽以兵萬餘往襲副都統定壽、永國、海壽等，交諫不聽。賊以少兵特畜誘我而伏，兵二萬谷中。俄胡笳遠作，氈裘四合，乘高突衝，遂圍我前鋒四千于和通泊。

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

萬矢雨集，衆

寡不敵。傅爾丹以後軍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傅爾丹命索倫、蒙古兵先禦之。科爾沁、蒙古樹紅、纛先靡而遁。土默特、蒙古樹白、纛奮摩賊壘，索倫兵但知蒙古兵敗，誤呼曰：「白纛兵陷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弼以下皆戰死。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賊獲我士卒皆穿脛，盛以皮囊繫馬後，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匿萑苻中，免出。傅爾丹反信其言，謂白纛兵先敗，執土默特公沙津斬之。士卒憤怒，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

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  
詔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

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度

爾察罕度爾即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又以馬爾賽為撫遠大將

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

峙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于鄂爾齊斯河以

窺我北路鄂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多之西南數百里以其地可屯田且

杜爾伯特善耕種可就餉也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至是

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度爾科

布多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爾

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有二源故分屯二地小策零

以精騎六千深入而大策零擁大衆二萬于蘇克阿

勒達以援應我郡王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

合兵迎擊于鄂登楚勒河遣六百騎宵入賊營挑戰

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衆斬其驍將喀喇巴

圖魯

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度爾大

營偏北而賊每遶山南麓東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

拜達里克河二處各築城

三河並在賽音諾顏部境內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

二百里在鄂爾坤河西二百餘里與察罕度爾大營

翁金河在鄂爾坤河東南三百里

犄角乃命馬爾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

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

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度大營取道山

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

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八月探知額駙

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于塔密爾河盡掠

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卽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

反旆馳救并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策凌部下有

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峯顛輒以兩手張

其衣若阜，雕鼓翼而立。故賊遠望，不覺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遂嚮導蒙古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賊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于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即古燕然山之南麓也。其地右阻山，左偪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亘以大刺麻寺，兵無走路。寺即喀爾德尼曰：昭蓋刺麻廟在鄂爾昆河側者。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盡奔，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零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三千，儻以數千兵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

趙氏翼謂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邀擊考方略馬爾賽是時已不在歸化况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

漢南相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  
南爲歸路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癸巳類稿并沿其  
辯之誤故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

傅鼐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皆燒  
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  
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

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杖以徇初賊之  
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  
擊實止三千又留嶺兵之將軍傅爾丹于大營致賊  
直越險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  
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卽止營致策凌戰賊二日無援  
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  
萬旣不夾攻于山北又不追擊于山南觀望卻避反  
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  
覺皆黜爵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

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凌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援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土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爲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爲游牧以翁金河爲王庭爲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爲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擣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劫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

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土番兵至卽遁墮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口保其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齊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勳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南

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其飽  
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  
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  
料敵于先復不能殲賊于後且先後奏報互異

詔降三等侯七月召還京 命大學士鄂爾泰督

巡陝甘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  
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  
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  
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關舍圖嶺旋復  
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  
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郎阿劾副將紀成  
斌等疏防卞倫縱賊劫糧竄逸總兵曹勳縱賊哈密  
飾報不實詔皆斬以徇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  
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



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

詔策凌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充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

上會奉

聖祖密諭以賊

巢逖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爲萬全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我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徹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昆河留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謂之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于是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

餉七千餘萬蓋兩朝之于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  
無采入犁庭之意叛則伐服則舍尤無窮兵擴土之  
心然一款于烏蘭布通大捷之後再款于西藏大捷  
之後三款于鄂爾昆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  
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為和以剿為撫從未  
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即與為城下之盟而能使其  
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 王師戡定伊犁而

羅卜藏丹津亦就俘 上祭告 太廟御午門

受之以 世宗曾有來降免死之詔竟赦不誅而

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與 聖祖卹

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 子授侍衛 女嫁侍衛 吞舟可

漏而天網不容貫盈罰極芟夷蘊崇如彼天意何如

彼準夷何

臣源曰自 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于故地斥

地至阿爾泰山屯兵于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  
士馬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軼入準部  
東界距伊犁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凌奏言喀  
爾喀游牧舊時尚未至阿爾泰而準夷亦再三爭執  
阿爾泰山爲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  
入北海者二一則準部之鄂爾齊斯河一則喀部之  
色楞格河土臘河鄂爾坤河之水皆入色皆發源中  
國徑俄羅斯入北海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  
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坤河之東爲興安大嶺至黑  
龍江瀕海凡千餘里爲蒙古滿洲與俄羅斯之界是  
爲大漠東北一大幹鄂爾坤河以西額爾齊斯河以  
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里爲喀部蒙古與俄  
羅斯之界是爲大漠西北一大幹再西則爲葱嶺萬  
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界矣我

朝

與準部兵爭皆在阿爾泰山一幹內 蒙古語 杭愛山

鞍也山以阿爾泰山即唐史所謂金山也高入雲霄

三垂斗絕為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齊河入鄂

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為回

紇牙帳及元之和林歷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用

兵修攘恢復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

利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闢地二萬餘里然準

回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二故

得周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

里是已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南

南北各二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

里其周又逾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

更廓于乾隆特準夷未服橫亘于喀部衛藏之間則

南北燿燧均未得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

會各長其國各子其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捐  
之四準會準會反再捐之二回會回會反卒至我侯  
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  
里之版章 聖祖墾之 世宗耨之 高宗  
穫之云

嘯亭雜錄曰傅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赴其  
帳中見壁上刀架森然問何所用傅曰此皆吾  
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岳笑領之出語人曰爲  
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果如其言而  
敗

又新疆識略云南北二路以哈密密爲門戶哈密  
東千有四百六十里爲嘉峪關關之南百餘里  
有青頭山在舊赤金衛東南百三十里一名庫  
克托羅坡爲通青海之道關外赴藏熬茶之蒙  
古由此經行即羅布藏舟  
津從此竄赴準夷之路也

...

...

...

...

...

聖武記卷四

邵陽魏源撰

乾隆蕩平準部記

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能用其衆至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而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二子次子那木札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恣睢狂惑其同母女兄約束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多戮宰桑於是其女兄之夫與諸台吉攻殪之立其庶兄刺麻達爾札而大小策零兩部裔則謀擁立其弟策妄達什大小二策零者皆名敦多卜準夷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衛藏東摧蒙古者也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等皆爲國人所嚮亦皆爲刺麻達爾札所忌俄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復被翦鋤於是達瓦齊與其黨阿睦

爾撒納奔哈薩克阿睦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那布坦之外孫也丹衷妻策妄之女先生子班珠爾而丹衷被戮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番生阿睦撒納長而狼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搆使自訖而已乘其釁初謀擁立策妄達什不遂復挾達瓦齊以逞刺麻達爾札遣台吉將兵三萬搜討二人于哈薩克期必獲以除後患阿睦撒納遁回舊游牧地潛簡精銳千有五百由闐勒奇山路裹糧晝伏夜行突入伊犁誘其腹心爲內應遂襲殺刺麻達爾札以己和碩特種國人未附乃推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族貴而無能旋爲小策零之孫濟噶爾所攻敗兩酋爭立各徵兵於諸部諸部落莫知適從國中大亂阿睦撒納復爲誘除濟噶爾而還達瓦齊於伊犁恃功益驕桀初四衛拉兵伊犁最强阿睦薩納時爲輝特



台吉居雅爾

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在伊犁極北與哈薩克連界塔爾巴哈臺者蒙古語多水

瀨也在伊犁東

北一千九百里其同母兄班珠爾為和碩特台吉居

庫爾烏蘇又取都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乃襲殺達

什脅降其子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

額爾齊斯

河者回語道緊之謂言其河水湍溜駛急也在阿爾泰山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餘里在雅爾之

東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餘里平定後為屯田之所阿睦爾撒納令行三部遂

侵掠伊犁邊境二人復大隙達瓦齊三遣兵討之皆

不克乃自領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河又使其驍將

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

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

二萬東奔敏關內附時乾隆十九年秋也初達什達

瓦之死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達瓦齊之篡

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梭等率三千戶來降

上

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卹部衆並調西北二路士馬

屯邊而阿睦撒納復率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至

時久知其為部眾所畏服可驅策嚮導且天

疑饒饒懲雍正九年博克托嶺之敗以深入為險惟

大學士傅恆主用間出征與上意合尚書舒赫

德及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奉命收降輒請留其頭目

於烏里雅蘇臺軍營而部落悉內徙使不得聚而生

變上斥其猜貳嚴譴之以尚書班第往代俾暫

游牧於喀爾喀之札卜堪河札卜堪河受烏里雅蘇

境入於泊一作札卜噶阿睦爾撒納入覲熱河備言伊犁可取

狀上大喜封親王其二台吉皆郡王既而準部

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

爾事不可為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

爪牙心腹盡至且指畫準部形勢如在目睫定議明

秋大舉直擣伊犁阿睦撒納及瑪木特以爲塞外秋  
獮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知春月乘其未備且不能  
遠遁可一戰禽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額爾齊斯  
河與中國爲界本杜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爾泰山  
可屯田備餉杜爾伯特衆兼耕牧非準噶爾專事游  
牧者比故策妄父子入寇時其兵皆屯  
額爾齊斯二河以其可就餉宜先遣兵萬人據形勢

而大兵二之整隊繼進軍會上從之二十一年二月兩

路出師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

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雜布內大臣瑪

木特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

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爲參贊

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降人

三車梭納默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路軍各二萬五

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

攜兩月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

博羅塔拉河在伊犁東北三百里為南北

兩路會合之區山川水草形勢皆勝故阿逆叛後即踞此地以號召南北時兩副將軍皆

準夷渠帥建其舊燾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

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

於是所至台杏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

羊馬繹絡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瀚海

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塔拉

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達瓦齊素縱酒不設

備至是倉卒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

宿衛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

阻淖為營我師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國中解體

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

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即

乘夜突搗其營拍馬橫矛搴燾大呼賊瓦解達瓦齊

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七千餘，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以烏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爲己所善，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樓受之，皆赦其死，論功行賞，首獎大學士傅恆、襄贊之功，再加封一等公，固辭不受。班第封一等誠勇公，薩賴爾一等超勇公，而阿睦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賜封親王。郡王入旗籍，又釋故回酋大小和卓兄弟在伊犁者，使歸舊部。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犁，和碩特治烏魯木齊。

齊

和碩特自固始汗東徙青海後其烏魯木齊舊地遂爲準噶爾諸台吉公牧之所

都爾伯

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

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渾台吉、汗、強盛伊犁，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欲俟事定，仍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撒納志未饜，必欲爲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朝。

命則無後患，乃自昵於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班第爲難，而以己情託其歸奏。時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籌善後。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誅殺，擄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其降，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詭秘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前有旨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

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睦撒納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

期迫班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

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宜乘

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睦撒納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班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睦爾撒納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尚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有降夷首其謀額林沁不信竟縱之去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遣使迎其孛於札布堪河則

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軍營并其弟班珠

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賊四出煽亂伊

犁諸刺麻宰桑劫掠軍臺蠢起應之時大兵已徹僅

五百兵留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

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班第鄂容安等力戰

走二百餘里被圍死之時阿逆黨羽不過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各部皆不敢從副將軍薩喇爾陷賊中復潛約宰桑刺麻與戰而將軍永常西路勁兵數千屯烏魯木齊附近台吉宰桑數千咸投赴使驅策用之兼程進剿立可撲滅永常反疑拒退卻自木壘南退軍巴里坤并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

上乃以先後敕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之章奏宣示中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效力賜額林沁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兩路湍進討賊明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河探知阿逆僅距一程

以下皆稱阿逆

急進可追及

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禽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卽轉遞至京不知報禽賊者卽賊所遣以緩師也二月兵至伊犁賊



已遁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咎托言馬力竭頓師  
伊犁不進 上以諸臣皆非任事才特命大學士

傅恆馳視西師召集諸台吉會盟驅策進討中途復  
召還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  
兼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達爾黨阿出西路擊敗哈  
薩克二千賊阿逆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僅  
二三里賊倉卒不及駝載忽有哈薩克人來言卽欲  
禽獻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欲進捕而  
達爾黨阿遽下令駐軍不知言欲禽阿逆者又卽阿  
逆所詭遣也阿逆復徐颺去檄索往還頓兵數月無  
要領而哈達哈出北路遇阿布賚兵千餘於巴顏山  
不迎擊聽其颺逸諸從征降夷宰桑見兩將軍見賣  
無能皆輕之又適有喀爾喀撤臺之事事具前綏服  
蒙古記於是各降夷亦皆變初去年秋 上封諸

降夷台吉於熱河噶爾藏爲綽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杜爾伯特本封阿逆及叛後改封車棱爲汗其餘宰桑等各授官資幣皆願歸發所部兵從征及見軍屢受欺郵臺內變有輕我心綽羅斯特輝特二部及哈薩克先叛都統和起被誘殲焉阿逆聞四部構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策楞玉保逮問亦被害於途將軍達爾黨阿等尋皆被逮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千五百兵駐防伊犁聞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啓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且將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時

天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會四上先命侍衛

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間道往迎。以三十日至軍

圍，乃解。北惠得新兵，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

坤，上以準部諸酋甫受封賞，歸輒叛。知厄魯特

人皆不可德懷。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出

北路，右副將軍北惠出西路，大剿之。會諸部落亦自

相吞噬，綽羅特汗爲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

旋殺噶爾布。厄魯特向不出痘，至是則痘疫盛行，死

亡相望。北惠兵復長驅至，各烏合賊皆敗走。逆酋先

後授首，惟阿逆未獲。六月，北惠富德等窮追至左哈

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

兵遣使入貢，誓禽阿逆以獻。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

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徒步夜走。俄

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逆患痘死，移尸近

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於是命成

袞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臺

時察罕度爾大

營改設於烏里雅蘇臺而兆惠富德留軍度冬是年迎降之鄂

拓克等軍過輒復叛并誘陷都統滿福於是二十二

年春命率兵四千再剿漏網之厄魯特時各賊衆聚

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間出沒乃議兆惠由博羅

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獵約相會於伊犁皆

分數路無大隊所至獮薙搜山網谷及明年兩將軍

南赴回疆又命親王策布登札布繼之又明年舒赫

德阿桂等繼之並歷年剽掠臺站之瑪哈沁與煽亂

助逆之刺麻檳比禽馘無孑遺焉計厄魯特四部中

惟杜爾伯特部徙科布多以東之拜達里克河以車

棧始終無二且以兵禽納默庫有功獲保全又達什

達瓦之妻當伊犁俶擾先率所部叩關來投徙熱河

編旗籍又舍楞率所部二千餘竄土爾扈特皆得追誅而和碩特之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自拔內投巴里坤復為都統雅爾沙善襲坑之

上旋鑒其枉於四部中為不幸論者謂厄魯特

之一大劫則固非無因以然也初準部有宰桑六十

二宰桑者管專官新舊鄂拓二十四鄂拓克為其汗之昂吉

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各台吉所有之戶下集賽九專辦供養共計

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楔偷其性封豕其能不作

賊者不齒於人數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士能勞苦

勇戰鬪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奔竄虜

掠驅載惟所欲相詈者至以厄魯特為詬厲其民則

爾汗又甚之專假昏媾以吞噬與國昏青海覆青海

昏拉藏戕拉藏昏土爾扈特逐土爾扈特昏都爾伯

特并都爾伯特世濟其凶狼生羶羶生貔致我

一祖二宗三朝四顧肝食仄席戍塞防秋中國耗弊

仁廟

憲廟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

不安之

諭數窮理極天鍾一阿睦爾撒納以傾

覆之王師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發而天不許也王

師再入師則屢次壘則再因而天又不許也幾大幸

又幾大不幸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

帝怒

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羣頓天網而大彌之窮奇

渾沌擣杙饕餮之羣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

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

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

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

充賞外至今惟來

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

里間無瓦刺一羶帳毒蓄屢世發於一日夫甯一阿

逆之故哉即使阿逆不叛四汗分建亦必不數年一

反十數年一反王師旋罷旋興仍同康熙雍正中已  
事安能耆定百年一勞永逸故曰天也軍行所過旁  
近之國若東部哈薩克若西部哈薩克若左五部布  
魯特若右十部布魯特皆奔走奉貢睢盱入覲北盡  
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斯  
藏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凡闢疆周  
二萬餘里御製開惑論設爲文學碩儒與通務  
大夫互相問難而信天主人申文義以折衷之  
明用兵不得已之意宣示中外陵廟立碑太學又勒  
銘伊犁者二勒銘格登山者一前後天章照耀絕域  
命禮部侍郎何國宗率西洋人攜儀器繪地圖徧測  
西北各部星度節氣日出入早刻列時憲書頒發命  
鄂容安劉統勳考漢唐西域輿地今昔沿革緝成圖  
志其名山川增列祀典者十有六歲時祈禱班祝文

焉於綽羅斯部舊地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節制南北路同參贊大臣駐惠遠城領隊大臣五其一駐惠甯城又於都爾伯特部舊地設烏魯木齊都統一領隊副都統一迪化城綠營提督一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古城領隊副都統一庫爾喀拉河領隊大臣一又於土爾扈特及輝特舊游牧地設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二又置迪化州於烏魯木齊設鎮西府於巴里坤改安西府爲安西州裁安西道凡伊犁所屬城九烏魯木齊屬城十有六屯堡不與焉皆屬天山北路嘉慶中伊犁建社稷壇詔伊犁山河春秋致祭仍用乾隆二十六年所頒祭文朕字改稱高宗純皇帝廟號並於伊犁之寶伊局每年仍鑄乾隆通寶錢二成永以爲例乾隆年間凡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



南緬甸先叛後服總爲十全武功文在嘉慶元年

嗣皇帝恭上

太上皇帝寶冊

臣源曰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六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齊也其西爲烏孫則今伊犁其北爲北匈奴地則今塔爾巴哈台也皆爲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氣間於山川我朝亦嘗勤天下之力

以經營之幾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日追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人又或以爲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攜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支俸餉銀六十有七萬

八千九百餘兩，即內地應領之額項，其增兵者安在。  
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疋棉花布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 三十七年十一月

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請，諭曰：自平定

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

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

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存千有

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萬，今

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嘗

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  
案新疆識略第二卷甘肅等處所減

草料及京口杭州等處出旗漢軍俸餉口糧馬乾折  
色等項每歲節省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除抵新疆

各城廉俸經費外，止餘銀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詳後武事餘記 且北路屯田二十

二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歲交

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尚不敷二萬三

千石，於舊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計兵屯回屯民

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於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  
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且夫一消  
一息者天之道衰多益寡者政之經國家提封

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  
南北二路地大物齋牛羊麥麵蔬菰之賤澆植貿易  
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緞  
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輒  
闢汗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  
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所必因  
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較之康熙雍  
正間烽火逼近畿邊民寢鋒鏑中國運鑲屯甲於科  
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七千餘萬者其勞  
做又安在夫狃近安忘昔禍不可謂智生齒日孳民  
財日匱反欲閉其大源不可謂智國用之絀由名糧

武俸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文銀出洋之甚，皆倍於乾隆中葉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於新疆耳。食道聽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狃而冠裳，化瓊帳而闐井，則必得聖人而畀之，且必剷銷磨盪一掃其舊而後畀之。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終始相成。臣是以反覆於西陲軍事之本末，覩一支念全體，觀一隅廡中國益三歎於始事之固難與終事之不易焉。

附錄

新疆南北路之蕩平也，以伊犁爲總匯重地，而烏魯木齊中外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皆攜眷移戍，惟南路回

疆則更番輪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犁駐防惠遠城滿州兵四千惠甯城滿州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犁河南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百皆射獵游牧爲業

屯種惟達瑚爾

兵其餘皆游牧

又建六城分駐綠營攜眷兵三千開屯

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犁城環峙共兵萬有五千三百三十兼歲派換防於回疆者八百換防於

塔爾巴哈台者千有五百

塔爾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綠旗駐屯

兵六百後撤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二千

此北路駐防兵制也其

回疆南路則皆換防之兵共五千七百有六十九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葉爾羌及喀什噶爾各九百阿克哈八百英吉爾沙四百庫車及和闐各二百餘烏什及賽里木各百五十皆綠旗兵

由內地陝甘及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葉二  
 城騎兵各三百英吉沙騎兵二百由伊犁派往  
 初議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辦事領隊  
 大臣此南路番戍之兵制也東則烏魯木齊扼  
 南北兩路之衝設駐防滿州兵三千四百六十  
 以都統轄之兼轄巴里坤副都統駐防兵千古  
 城副都統駐防兵千及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  
 都統二員屯田綠旗兵四千又烏什屯田綠旗  
 兵一千並屬伊犁將軍節制調遣此東路之兵

制也

其烏魯木齊提督則自安西提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各轄綠營而節

制於陝甘總督與

新疆駐防相聯絡 新疆駐防換防綠營皆陝甘

二省移往其駐防滿州兵則自熱河西安涼州

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則自張家口外游牧

移往

察哈爾都統兩翼兵額萬人自索倫錫伯移往新疆外今惟八千有奇

等兵則東三省移往厄魯特沙畢納爾則由新

附編入沙畢納爾隨土爾扈特來投乃厄魯特之附庸小部或領以侍衛

或督以屯官或隸於佐領其回兵則分隸各城

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惟攜眷駐防之兵有

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設無定額

或謂南路回疆亦宜仿北路駐防與屯之制招

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為內地勢尤順利尤大異

日必有措而行之者

###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有二年伊犁甫定未大定同時復有回部

之變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為葱嶺正幹袤數千

里抵哈密其左右為準回兩部回部即漢書城郭三

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

里坤踰山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為

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為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湧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匯於

蒲昌海今呼為羅布淖爾為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大小回

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漢書西域諸小國及次小國

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及康熙

中上諭所稱準噶爾攻取回子千餘城皆並回

莊回堡數之也最今昔道里形勢出敦煌為古玉門

陽關二關皆今敦煌縣治西南遺趾今遂廢西行至哈密為古伊吾避

白龍堆大戈壁之險逕今闢展古鄯善亦名樓蘭而至吐

魯番即車師前部漢戊己校尉所治唐交河明火州

治皆在焉車師後庭在今烏魯木齊又西南行逕古危須焉耆地

而至車爾楚軍臺為漢烏壘城都護治焉又西至布

古爾為漢輪臺地又西南至庫車為古龜茲唐安西

都護府治焉又北逕賽里木城拜城拜城西即漢姑墨國而至



阿克蘇卽漢溫宿國始分三道一北行至烏什卽漢

尉頭烏什西北皆一西南行達葉爾羌爲漢莎車乃

南渡王河而至于闐一則沿烏蘭河岸徑西抵喀什

噶爾卽古疏勒則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此外西

北各小國若循休捐毒盤陀等大氏皆今環回疆之

布魯特各部無君長不比數至其南諸小國如漢書所稱渠勒精絕戎盧小

宛等今並淹沒無踪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小

之比矣大沙磧周二千餘里流沙遷變今昔不同計

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

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於隋唐

而盛於元以後其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

里有墨德墨克各國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謨罕慕德

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

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戒葱嶺以西皆尊曰天使

回回語稱天使爲別諸傳二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

拔爾亦曰派罕巴爾

聖武記卷四 古 中華書局聚

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爲新疆有回酋之始卽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瑪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從之旋值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薩克皆爲其屬哈薩克行國僅納馬而回部各城則分隸諸昂吉徵租稅應徭役并質回教酋於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實伊犁之回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

聖祖優卹之遣人護

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爲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欲自爲一部不外屬噶爾丹策零復襲執

而幽之并羈其二子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長曰

布那敦

亦曰搏羅尼都

次曰霍集占卽所謂大小和卓木者

也乾隆二十年夏王師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

歸葉爾羌使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犁掌回務及阿逆之變伊犁倣擾小和卓木率衆助逆以與勤王之台吉宰桑戰踰年王師再定伊犁小和卓遁歸始自疑貳而我將軍等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約將軍兆惠復奏遣副都統阿敏圖往招撫初小和卓木之歸也兄弟共議所嚮大和卓木欲集所部聽

天朝指揮受約束小和卓木以前此助逆自疑阻若聽朝廷處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質京師如準噶爾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於人今幸強鄰已滅無偏處者不以此時自立國乃長爲人奴僕非計中國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卽來我守險拒之饋餉不繼可不戰挫也計旣決集其伯克阿渾等自立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愛曼集士馬時糗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皆靡惟庫車拜城阿

克蘇三城之阿奇伯木克鄂對等素悉小和卓忍驚且懼我兵威皆奔伊犁北惠乃令鄂對等從伊敏圖率厄魯特兵二千以往以責徵糧草爲名未至庫車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戮各城響應且小和卓木心腹阿布都已益兵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及厄魯特兵皆馳還事聞上以北惠方有搜剿厄魯特

之役乃

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

月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卓木兄弟聞之率烏槍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來援六月我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先殲其前隊三千於和托鼐十六日又禽斬千有六百於城外鄂根河奪其大燾截其歸路和卓木兄弟斂餘兵八百入保庫車城我軍方喜二賊曾自投網可聚

而殲也。鄂對曰：賊必不株，因圍城，勢必遁。遁有二道：一由城西，滑於河，涉淺渡；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蘇戈壁，請於兩要隘，各伏千兵，以待雅爾哈善，不爲備。終日棋奕，亦不巡壘。二十四日薄暮，有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潛告將軍。將軍復不信，是夜兩賊酋及伯克阿布都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北山口遁，而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聞報，尚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則已渡鄂根河，去橋斷。後將軍劾順德訥以塞責，并力攻城，城依山岡，以沙土柳條築成，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爲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守城賊瞥見，地下燈光，反塹其外，而實藁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復劾提督以塞責，皆不自請議處。八月，守城回目阿布都復夜遁，突圍，餘衆開門降。

上震怒，誅雅爾哈

善順德訥馬得勝以徇其後并誅參贊哈甯阿時將

軍兆惠奉

命來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

上

壯之乃命移師而南時兩和卓木奔阿克蘇其伯克  
霍吉斯即前禽獻達瓦齊受封者也閉城不納給令  
赴烏什烏什亦不納於是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大和  
卓木奔喀什噶爾兆惠使鄂對撫和闐而霍吉斯隨  
軍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而留副將軍富  
德剿餘賊俟集大軍繼進時小和卓木已堅壁清野  
刈田禾斂民入城使我軍無可掠又於近城東北五  
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據喀什噶  
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  
兵先奪據其臺賊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來  
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餘里四面十  
二門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營城東

隔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固葱嶺北河經喀城外葱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河南河爲黑水河此所謂黑水營也

回語稱赤曰烏蘭黑曰哈喇水皆曰烏蘇

北惠

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河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淤難馳騁且戰且退浮水還營中途爲賊截隔數隊人自爲戰自日至暮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北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斃再易明瑞亦受傷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歿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北惠遣五卒分路赴

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營依樹林，槍礮如雨，我師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乃使人議和，北惠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賊駭爲神，初上以北惠富德兩軍久暴露於外，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卽命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參贊三格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及是北惠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遇靖逆等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卽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璦，遇賊五千騎，且鬪且前，轉戰四晝夜，砂磧乏水，齒冰救渴，又乏



馬□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軍尚二百里  
賊愈衆不能進適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奉命以

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之兵千餘夜至  
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  
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卽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  
塵合沓直壓賊壘與富德軍二路奮蹙賊黑夜不知  
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  
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兆惠見圍賊日少又遙聞槍  
礮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智知援軍已  
集卽勒兵潰圍殺賊千餘盡焚其壘賊大敗入城兩  
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明年夏四月先遣兵援和闐  
復二回城之陷於賊者六月兵二萬馬三萬駝一萬  
皆集阿克蘇又奏以布易回粟省運費二十萬乃兩  
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

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兩和卓自去冬見王師以四百戰賊數萬，繼以三千戰守數月，已震雪天威。至是遂棄城，驅人畜逾葱嶺西遁。初，兩和卓在伊犁久，惟墾種之回數千，羈旅相倚。及歸而舊部數十萬戶，念其先世推戴恐後，小和卓木顧虐用其民，厚斂淫刑，惟以伊犁同歸之回及新投之厄魯特爲親兵，故衆解體其出亡也。舊部罕從者，二酋兄弟欲赴巴達克山，其黨欲投敖罕，各遣使往而敖罕不報，乃赴巴達克山。明瑞率前鋒千餘騎追至，戰於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地卽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淖爾卽釋典所謂阿耨達也。七月七日，我軍四千餘騎追及阿爾楚山，賊避其輜重婦女，以精銳六千伏谷口而羸師誘我入險。我軍嚴陣爲備，富德以火器健銳營居中，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袞巴綠爲右

翼別列奇兵援兵各二隊且以兵殿如牆而進奇兵先奪其左右兩山俯瞰下薄賊陣動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餘里戮賊千餘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纛兵械無算我師僅傷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爲走計小和卓木以萬衆據北山及迤東諸峯決死戰富德先令阿里袞等由南岸趨西嶺而自擊東峯之賊仰攻逾時未克乃選銃手數十緣山北顛俯擊之而阿里袞軍亦從南岸山上以火器遙擊山北之賊其山麓又狹偪水僅容單騎賊輜重徒屬擁塞我兩軍分扼其走路賊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牲畜萬計兩和卓木挈其妻孥舊僕三四百

人走巴達克山初小和卓木之擁衆而西也本謀襲據巴達克山之國會以其酋不親迓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於是巴達克山酋興兵拒戰於阿爾渾楚嶺禽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是年惟霍集占函首其波羅尼都尸被盜去及二十八年拔達山始獲其尸并其妻子以獻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兆惠受圍時已封武毅謀勇

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已封成勇伯至是晉一等侯將士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霍集斯鄂對等錦賚有差立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駕親郊勞於良鄉城南

南三里築壇設燔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

跪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為參

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領隊大臣。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闐展。并東路哈密。土魯番。哈喇沙拉。三城。共十有一城。各城所轄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二十餘不等。各設阿奇伯木克理回務。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其西四城換防之兵。由北路及安西路更調。阿克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回地舊普爾錢並行。普爾錢者形類首統中。無方孔。一當內地錢十。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騰格。米囊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

帕特瑪。當準噶爾時。竭澤以漁。喀什噶爾歲徵糧至四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帕特瑪他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緞布金礦銅硝牛羊捨狝羶麩果園蒲桃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

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堅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劫及兩和卓木歸舊部雖減科則而兵餉徭役煩興供給稍遲家立破及出亡又盡其貲以行民脂殆竭自爲王人後蠲苛省斂二十而取一回戶休息更始焉回疆通外藩者惟喀城葉城兩路皆西域都會和闐西則叢山東則沙澤近蒲昌海不通外藩無互市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河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叛籍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城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犛牛迺及其巘鑿而隕之重或千萬觔以準噶爾鋸截之而使溫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

中宮縣先後貢

重華宮玉磬材特磬編磬各如

千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備慶典任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

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觔葱白者八千餘觔白者三千餘觔邊臣侈其祥以聞

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巋然存哈喇沙議者謂南路之玉北路雅爾之金鑛皆天地所以鍾福遐荒誠得其人經理之與屯田本末相輔可盡省內地轉輸洵

國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

臣源曰乾隆二十五年

詔曰霍集占兄弟負恩

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尚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樵采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集占高

祖瑪墨特之初遷喀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爾已千餘年徒以來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卽所居爲寺沒卽所墓爲祠其時回疆各城尚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酋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其時尚未爲回酋所有逮準噶爾強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後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無復蒙古遺種吐魯舊頭目亦已遷居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則回城各蒙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旣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犁是則霍集占祖宗并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爾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



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於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舊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屬賓曰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

聖朝潛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巴達克山旣獻和卓木之馘盡有其孥賄餘黨逃入溫都斯坦而滅之於是和大卓木遺孽逃入敖罕道光中復盜有西四城旋燔於天討語具別記若乃勒石崑崙之顛攷磬羣玉之府披牒河源之上七萃卻其驅馳柏梁失其巖麗奧矣昌矣非下士所得詳矣

###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漢書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者

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爲綱南回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爲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嶺而再西北爲安集延西南爲巴達克山爲愛烏罕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方王師裁定準回已拓版圖周二萬餘里豈尚有意貢譯於聲教不通之區臣妾於葱嶺以西之部而天時人事展轉輻輳若有意若無意不鞭笞而就我銜勒不招致而附我藩墉故阿逆之叛逋爲準部之大不幸而左右哈薩克卽以阿逆之逋而臣貢兩和卓之叛逋亦爲回疆之大不幸而布魯特及葱嶺以西諸國卽以兩和卓之逋而臣貢蒼蒼者若必舉

天山之南北，葱嶺之東西，居國行國，侏儻椎結，睢盱之民，盡以畀我。大清而後已，豈前代發轡軒輶，金幣鑿空，招攜所幾其萬一者哉？漢世天山以北爲烏孫，逐水草諸國，天山以南爲城郭三十六國，唐設北庭安西都護，開置四鎮，自昔風氣判然南北，而北路雄強，南路每爲之服役，要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時絕時通，羈縻勿久，更何問葱嶺以外，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以伊犁當烏孫，以喀葉二城當疏勒，高車諸國，至北而哈薩克，則昔之康居，安集延，則昔之大宛，南而布魯特，則昔之循休，捐毒，巴達克山，則昔之烏秣，愛烏罕，則昔之大月氏，其朝貢獻見，或有常期，無常期，商稅或有定額，無定額，不悉其遠近強弱，夷險向背，曷以籌控馭哉？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

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產文字略同準部而語言稍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旋叛明年走哈薩克誘煽其汗阿布賚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兩路進討阿布賚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從阿逆走魯臘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會於毫阿臘克山下以待七月將軍達爾黨阿兵遇和集前隊二千於雅爾臘山勁騎突其中堅破其伏賊潰斬六百級禽其渠楚魯克又擊和集後隊二千騎於西路陷陣獲其纛斃斬二百級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賚於毫沙臘克山下斬二百級獲其渠帥昭華什三戰三捷遂抵伊什河河者阿布賚庭

帳也。乃遣所獲二渠帥歸。諭使禽阿逆。而阿逆亦已遠竄。明年將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禽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禽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款於軍門。將軍兆惠啓帳。命東向坐。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乃食。至是言爲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噉。

引觀花馬射。射鎖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互市地於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爲例。哈薩克之有三玉斯族。猶準部之有四瓦刺族也。左部鄂爾圖玉斯已臣。其右二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西部亦名塔什干。方與中部構兵。阿布賚使與我使臣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我參贊大臣富德方追厄魯特逸賊至右部。軍於

莽格特城外遂詣軍結款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卽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河錫爾洽河之間岡嶺綿亘北爲騰吉斯大澤尚有北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左部游牧逐水草爲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宛之東故寒暑徙帳卽康居國王冬居樂越慝地夏居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合爲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卽大宛云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拓克爲名舊游牧於特穆圖泊左右爲準部所迫西遷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二十三年

六月將軍兆惠等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諭其頭目薩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拓克不自主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餘體碩跌坐腹垂至地不能遠行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等燕而示之講武咸詫服曰天朝騎射之利嚮雖

聞之至於發必命中層甲洞穿馬上三鎗連發五矢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克何有於我等小部落乎於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啓台兩鄂克六日至其地并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拓克亦於七月以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遣使入朝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二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

以額德格納部長之

部落雖分而游牧同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

逐水草

游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逆

回徑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部

小臣阿濟畢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衆生

素賚滿佛之鴻仁如古伊斯於達里之神威如魯斯

坦天下無敵之大勇

所舉三者皆西域回部先代之賢汗猶中國頌堯舜禹湯也

富有四海

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

部自布哈爾以東二十萬人衆盡爲臣僕頭目等以

未出痘不敢入中國謹以使人朝京師將軍兆惠表

聞於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

軍大臣

奏放歲進馬受賚減其商稅遣使巡其部

落同內地焉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

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間

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

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



能馴服之。東部爲烏孫，西鄙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俗皆不土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部落正當其麓。

敖罕者，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

敖罕城。

亦曰浩罕，亦曰霍罕。

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與布魯

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游，徧南北二路。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有二萬

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

納木干一曰奈曼。

又

西八十里，爲敖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岸。南指

葱嶺。四城皆有伯克，而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

有塔什干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衆亦附庸於敖罕。

故亦稱敖罕。八城然塔什干爲哈薩克族，實不盡屬

敖罕也。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世爲勅敵敖罕風。

俗略同南路諸回城而驚勇倍之乾隆二十有四年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遣使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報既而將軍遣侍衛撫定布魯特諸部至其境額爾德尼酋迓至城內日饋羊酒瓜果餼糧氈毳良馬詢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廣宣

朝廷威德額爾德尼畏慕奉表并上將軍書稱爲至威至勇如達賚札木西特之將軍旋貢馬

京

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敖罕故敖罕有回酋

遺孽云

博羅尼都一作波羅尼都

一作布拉

漢書稱

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爲出安集延之道安集延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而富强善賈善戰亦大

宛遺風

巴達克山

亦作拔達克山

葱嶺西南回國也扼葱嶺之右去

葉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洱河有城郭負山扼

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有四年逆回會霍集占兄

弟爲王師所敗西奔巴克達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

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會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

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嶺霍集占屢敗

被禽拘之於柴札布柴札布者巴達克山繫囚處也

時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

逆會與己同牌罕巴爾之裔欲縛獻恐爲諸部所責

旣而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使攻巴達克山而

溫都斯坦國亦興兵謀奪霍集占兄弟大軍又壓境

檄索素爾坦沙乃遷霍集占兄弟於密室以二百人

圍燴之而馳獻其馘率所部十萬戶及鄰部博羅爾

三萬戶俱納款

西域聞見錄稱拔達克山誅霍集占盡有其帑賄鄰部退木爾沙與師而

滅之年而四裔考官書載至乾隆五十年止尚稱巴達  
克山職貢不絕并無破滅之事蓋溫都斯坦欲攻巴  
達克山既而溫都為愛烏罕所滅聞見錄傳聞失實  
歟又以愛烏罕之哈默特沙汗誤為退木爾沙國故  
聞見錄無愛烏罕國名凡此錄於葱嶺以西各國道  
聽塗說十論六  
七不可依據  
二十五遣使入朝貢刀斧及八駿

馬自是職貢不絕漢書皮山國在于闐西西南至烏  
秬國千有二百餘里今自和闐至巴達克山亦千三  
百餘里其國沿葱嶺南四面皆山河抱城東兩崖有  
懸度之險唐書謂之竭盤陀國去疏勒西南六百里  
沿葱嶺負徙多河即古之烏秬今之巴克達山矣

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  
喀賓曰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  
哈城四面依山其汗所都默特沙城舊屬伊蘭部為  
愛烏罕所并遂兼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  
地廣數千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溫都斯坦東界巴達

克山勝兵十有五萬，惟火銃刀矛，無弓矢，重農粟，鮮物采，商旅罕至。自兼并溫都斯坦後，於是金絲之緞，工鏤之玉，奄豎傳令，聲明文物出諸國上。初乾隆廿四年，霍集占爲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愛烏罕。巴達克山中道邀而殺之，愛烏罕及溫都斯坦各興師問罪。巴達山汗懼，乃貽中國文綺，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己國之罪。愛烏罕遂與連和，合兵拒溫都斯坦。愛烏罕汗亦聞中國之盛，未知其道里遠近，遂遣使偕來，欲以覘中國廣大。二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於古爲大月氏境，再西爲默克等部，卽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卽海南，有思布部落。過此亦海，皆安息條支境域。然其海皆西人所謂地中海，非大西洋之海也。其克什彌爾之屬，爲古罽賓等國，惟通市不貢者，不悉言。

臣源曰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哈薩克三部有汗王公台吉世襲以理其游牧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布魯特亦如之歲遣領隊大臣巡視貪市畏威易於羈馭此外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二十五驛愛烏罕距葉爾羌四十驛克什彌爾距葉爾羌五十一驛溫都斯坦距葉爾羌九十四驛皆西隔葱嶺無係邊防雖敖罕部之安集延商賈徧於南北諸城貪貿易無他慮且距葉爾羌亦二十餘驛敖罕境狹人稀外之不及布噶爾什二內之

僅當阿克蘇一隅其繁庶惟安集延一區不盡爲所

屬

見新疆識略松筠奏回疆事宜十條

道光二十二年敖罕遂爲布噶

爾所滅虜其酋長頭目遣使告捷於卡倫布噶爾者距葉爾羌四十驛其地西北界俄羅斯南界愛烏罕

東界敖罕及布魯特富強數千里統轄數百部不尚  
 回教自古聲教兵力所不至乾隆以來惟通市不列  
 朝貢既并敖罕始接邊陲卽西域聞見錄所謂塞克  
 國云此外通市之部見於新疆識略者尚有距葉爾  
 羌十五站之沙克達爾什克南之窩什羅善之乾罕特距  
 葉爾羌十站八站之巴爾替爾瓦斯之窩什羅善之乾罕特距  
 站之博羅爾之巴爾替爾瓦斯之窩什羅善之乾罕特距  
 隆之馬爾噶浪之依色克距葉爾二二三四站之哈普  
 納之木干之塔什罕葉爾之渾塔斯之鄂勒推帕三科拉  
 普三十三站之塔什罕葉爾之渾塔斯之鄂勒推帕三科拉  
 七站之濟雜克之塔爾哈達哈爾九站之圖伯特五  
 站之噶斯尼六站之拜爾坎達哈爾六站之圖伯特五  
 爾雖時通貿易不能自達於天朝又或卽各北  
 國之附庸部落不足比數至於與溫都斯而西南  
 相距數千里中隔巴達克山克什彌爾各國而西  
 見聞錄謂敖罕與溫都昆連與所述噶爾及退木  
 爾沙同一荒謬

乾隆新疆後事記

西域戡定西師亦蕞而與前事波瀾相首尾者北路  
 則有土爾扈特之來歸南路安西路則有烏什昌吉

之變亂土爾扈特者故厄魯特四部之一也其游牧

地曰雅爾

即塔爾巴哈合

在伊犁之北科布多之西南接鄂

羅斯其通中國自康熙中之阿玉奇汗始阿玉奇之

曾祖和鄂勒於明季國初爲鄰部所逼率其子書岱

青等投鄂羅斯其舊游牧之雅爾地則輝特部居之

故厄魯特仍爲四部阿玉奇旣長仍回舊部嗣爲汗

以女妻策妄策妄則離間其子散札布台吉使率所

屬萬五千戶至伊犁盡沒入之而逐散札布歸鄂羅

斯又絕其貢道與赴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一年阿

玉奇假道鄂羅斯入貢

聖祖欲悉其要領遣職

方郎中圖禮琛由鄂羅斯報之逾三載始反鄂羅斯

者北方大國東界黑龍江包蒙古喀爾喀哈薩克直

抵大西洋袤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自明季國初越哈

薩克而往投之俄羅斯城郭國也以土爾扈特故行



國亦給以邊地額濟勒河使游牧有騰吉思巨澤曰  
瑪魯托海在圖理雅部之東俄羅斯之南左哈薩克  
部之北夾河兩岸廣莫饒水草傳至阿玉奇之孫烏  
錫巴皆以河南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鄂托克等於  
河北休養生息百餘載兩岸各十餘萬戶擅幕駝馬  
雲屯谷量乾隆二十二年王師大掃伊犁其各部  
厄魯特之逸入鄂羅斯者悉安置於烏錫巴部下是  
爲新土爾扈特康熙中俄羅斯之察罕汗曾徵土爾  
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  
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士爾扈特兵屢斃死傷  
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土爾扈特方苦於征役  
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犁竄往投之  
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其四衛拉新投之人同詞附  
和勸還故土烏錫巴惑其言與其台吉刺麻集議傳

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北岸部落於河水合時同渡東徙適冬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萬口啓行沿途破鄂羅斯邊城四鄂羅斯與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如陸網之待獸土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犁卡倫僅存七萬餘口尨羸無人形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鄂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興黃教之地以安部衆奏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楞前曾誑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俄羅斯今來歸疑有姦計且我受鄂羅斯叛藩恐啓釁

高宗以舍楞

前竄時我固再檄索之而鄂羅斯不與是我理直有  
詞土爾扈特既背其上國而來儻復干我中國彼將  
焉往且求生而致死之不仁急之必鋌而走險不智  
於是受其降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烏錫巴爲汗其  
弟親王餘郡王貝勒公台吉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  
札薩克給官牧之馬牛羊十有四萬而新疆市往之  
十二萬

不與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  
萬餘石而伊犁贍賑之茶米不與甘肅邊內外購羊  
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棉六萬餘斤氈廬四百餘  
架而庫給之氈棉不與共靡帑金二十萬有奇郵傳  
供億燕享犒賚使者勞來相望一如康熙中撫喀爾  
喀四部例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鐘表火鎗及所受  
明珠印乃賜哈拉沙地爲其游牧以著勒土斯上爲  
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故地而鄂羅

斯方西向構兵不暇東問收其故地馬行東西二十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部仍與我通市如初於是四喀爾喀部與四瓦刺部之衆皆撫而有之疆域幾埒元代矣二十九年而有回疆烏什之變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亦回疆一大都會也準噶爾敗其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二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

上恐其反覆不可專任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無親其屬役之哈密回子又助其魚肉勒買布糧馬羊壯則攘之而以羸者倍值售之辦事大臣蘇成素憤憤不治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於署而令兵役裸逐爲樂喜麀怒狼民無所訴二月解送沙棗樹苛派回戶二百四十人相聚謀變一回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叱逐之西城回戶不願

從亂相率走投駐劄大臣署亦叱拒不納是夕亂作  
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皆殲焉時乾隆二十九年二  
月也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一作邊他哈聞變卽領兵  
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卞塔海卽令舉銃城復  
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反者不過四百餘皆  
閉戶不預聞及是則迫脅羣起共聽阿刺布圖號令  
悉衆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敗庫車大臣  
鄂寶之兵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犁將軍明  
瑞參贊永貴各以兵赴援會圍烏什事聞卞塔海以  
誤軍機伏法納世通亦以騷擾罪誅官軍晝夜攻城  
賊遣其黨潛煽各回城並乞援於敖罕布魯特遠近  
洶沸會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隨其  
子鄂斯滿在庫車聞之五晝夜馳至葉爾羌置酒盡  
召諸阿渾愛曼責以大詰利害復使歌舞之回女勸

侑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驅牧百  
里外山澤人心始定其子鄂斯滿自

引回兵赴

烏什庫車城中羣不逞之徒亦思爲亂伯克阿那雅  
爾日率衆伯克集大臣署前一二更始散阿克蘇回會  
色提巴爾才入覲

京師至肅州聞警七晝夜馳還

阿克蘇城中乃不敢動而賊所遣赴敖罕之巴敦布  
復爲布魯特執獻於是賊外援絕我兵又斷其樵牧  
敗其衝突而賊首猶劫其衆不許出降城南倚山面  
河自河至城茂林橫翳隔河礮不能及也自五月至  
七月攻城未克賊一夕忽盡伐之城池豁露我兵四  
薄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徙老  
弱萬餘口戍伊犁烏什平奏善後章程一阿奇木之  
權宜分一格納坦之私派宜革一回人之差役宜均  
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一伯克等之僕使宜節一

賦役之定額宜明一民回之居處宜別一伯克等與官員相見之儀宜定又移參贊大臣於此徙各城回戶以實之越三年而復有昌吉之事昌吉者王師定準部後大興屯田處也設直隸迪化州於烏魯木齊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除兵民回屯外復有內地謫戍之屯戶是爲流屯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偪流婦使謳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戕屯官劫軍器據城叛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兵僅百有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蔑如也鎮守都統溫福卽率之以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能仰攻破也賊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待之兩崖隱蔽賊莫測我多寡是反

客爲主反攻爲守破賊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於衆曰望其塵氛雖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賊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我軍各擊鎗伏以待視旗動而擊之敢先者斬俄而賊鎗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麾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謀而乘之皆反奔追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瀕葦湖賊趨絕地遂爲官兵所殲其後詔書屢舉二役爲鎮守回疆諸臣之大戒

### 道光重定回疆記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北路伊犁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視當日準夷之虐取兩和卓木之騷動不啻蓰倍兼以蘇成激變高樸敗檢之後宗室侍衛騷擾荷校之餘

朝廷常慎選



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其休息  
仰朝使如天人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  
外駐防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  
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於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  
官爲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  
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  
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  
土產擅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  
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  
屬又距伊犁將軍窺遠恃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  
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  
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屬夷各布魯特久爲  
近塞藩籬自嘉慶十九年攷牙墩之案枉誅圖爾第  
邁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出塞外憤煽種類名圖報復

繼以蘇蘭奇汰列克之事而布魯特亦怨矣張格爾者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博羅尼都當乾隆初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自拔克達山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卽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奸回假魏和卓之名斂財煽衆時有譌言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八月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爲章京綏善叱逐蘇蘭奇憤走出塞從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賊舍騎步逃次日官兵追及塞外遺炊尚然竟回軍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所禽百餘賊斌靜悉誅以滅口

上以斌靜獲賊不訊明覺由蒙隱具奏疑之特命伊犁將軍慶

祥往勘得回民所控斌靜縱家奴司員凌辱伯克交通姦利諸罪奏聞褫逮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芹亦

未能撫馭。四年秋，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數百騷掠近邊，且詭降要求。臣測時內地回戶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九月，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揜之不遇，卽縱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於山谷，賊遂猖獗。十月，上詔以慶祥代

永芹參贊，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奸回阿布都拉者，慶祥之腹心也，陰爲賊耳目，堅稱逆裔無子。慶祥信之，奏劾阿奇木王努斯妄報逆裔有子之罪。六年夏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謂瑪雜也。距喀城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以兵千餘剿之，殺賊四百，賊退入大瑪雜內，牆垣三重，周五里，官兵攻之，突圍出，各回響應。旬

日萬計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城為三營令烏凌

阿穆克登布分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歿於陣官兵隔

於賊不得入城東走阿克蘇者七百人此據方略也

則云此七百入者副將周某四川人率之築壘城外回賊圍城則外兵攻其後與城中犄角力戰七晝

夜鉛礮盡死之未知孰是但此時四城全叛此七百

人何由得達阿克蘇若死戰則副將應優蒙卹典皆

於方略無考初回疆惟敖罕驚悍善戰有百回兵不

故存疑於此如一安集延之語張格爾恐伊犁北路援兵速集遣

使求助於敖罕約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

酬勞七月敖罕會自將安集延萬人至則張格爾已

探喀城無援悔背前約敖罕會怒即自督所部攻城

城不下又恐回人背之腹背受敵率兵宵遁張格爾

使人追陷其衆復歸投者二三千張格爾置為親兵

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英吉爾沙葉爾羌和闐三城  
繼之 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以欽差大臣統陝

廿兵五千餘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以陝西巡撫鄂山署總督又以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理餉七月伊犁將軍長齡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動喀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以萬五千分護糧臺以二萬五千進戰

詔授長齡

命山東

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鎮伊犁又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三千騎出關與楊遇春均參贊會阿克蘇進剿原任伊犁將軍大學士松筠請赴回疆招撫又土爾扈特蒙古備兵請赴援

上嘉之皆不許八月

勅長齡察歷任回疆參贊

辦事領隊各臣貪淫虐激回民之罪斌靜色普徵額拘下獄擬大辟巴彥圖濫殺僨事追奪卹典章京綏善戍黑龍江褫前參贊松福之職

特頒手諭十

條指授方略又詔以乾隆間創拓新疆故用出征外  
域之例嘉慶初川陝楚軍需未定章程故多糜費今  
回疆隸版圖六十餘年城堡臺站悉同內地不得復  
藉詞險遠其令總理糧餉大臣定則例繪圖說備  
稽核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僅於哈  
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及  
伊犁采買之糧赴阿克蘇省內地轉輸大半其內地  
軍械火藥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轉阿克蘇視  
吐魯番庫車南路水草較便并開新疆銅山鑄普爾  
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犁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  
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備用時伊犁之  
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練行陣者 奏  
選二千從征時賊已陷西四城盡戕兵民燬廨舍浸  
及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八十里烏什庫車戒嚴阿克

蘇辦事大臣長清遣參將王鴻儀領兵六百拒賊於都齊特戰沒賊偏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乃復分兵二百扼河拒之八月葉爾羌回賊五六千將渡河官兵先搜剿北岸附賊時達凌阿自庫車巴哈布自哈拉沙先後來援並分兵援烏什敗其渡河之賊禽斬三百賊復分隊宵渡上游偏城二十餘里長清遣百十騎騁沙揚塵鼓譟東至賊退走南岸我軍亦渡河爲營賊再攻再敗禽斬千百自後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恐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時賊三千扼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里爲進兵要道山路嶮險中隔戈壁長齡使提督楊芳襲破之而和闐伯克伊敏等亦聚其衆二千縛獻爲帥及和闐大臣舊印蓋黑帽回非霍集占支派張格爾縱白帽回虐脅之故阿克蘇阿奇木曰伊薩克者遣其

黨分赴和闐，離間黑回，各伯克獻城內附。會冬雪封山，兵未能進，復爲白回所陷。七年春，長齡等奏言前奉詔令大兵分奇正二路以正兵由中路臺站進而奇兵由烏什草地遶出喀城，斷其竄遁。惟是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山溝險狹，戈壁數百里，所經布魯特部落半爲賊煽，未可孤軍深入。且官兵留防阿克蘇四千，烏什四千，庫車五百餘，并未到之。延綏四川兵五千外，其進剿之步騎共止二萬二千。如兩路分進，相去二十餘站，聲息不通。且喀城蠡屯醜衆不下數十萬，衆煦漂山，非大兵全力中路直搗喀城，反正爲奇，難期萬全無失。惟喀城邊接外夷，凡十七卡，恐賊敗遁已潛諭黑回赴喀約衆邀截。二月六日出師，十四日至巴爾楚軍臺喀葉兩城分道處也。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賊二十有二日，至大河。



拐時我軍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疲駝羸馬  
惟恐賊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也爭望殺賊因糧是  
夜始敗其襲營之賊三千次日賊決河灌道多掘溝  
坎我師戈壁中轉得水以濟士馬午抵洋阿巴特沙  
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岡五六里長齡楊遇春將中軍  
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

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半遁回莊半西竄官軍分路  
禽斬其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士氣百倍二十有五  
日至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橫列  
決水成沮淤騎難馳騁城後林中各有伏賊難繞襲  
我軍乃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鏖戰復麾騎兵繞  
左右淺渠橫截入陣適賊營火藥自轟我軍乘之射  
殪賊帥奪旗鼓衆始潰敗追逾渾水河三十餘里禽  
斬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之賊時河北

左山右水路狹箐深恐有伏乃議留兵扼橋而循河  
南上二十有七日賊數萬據河瓦巴特回城依岡背  
河官軍未至五十里見牛羊蔽野又探騎數百見軍  
卽反走我師恐賊誘也嚴令勿掠亦勿追距賊十里  
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各五百分探左右間道繞出  
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川陝步兵居中騎兵張左右  
翼進賊佯退欲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兵槍礮迭  
前而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降亂岡後伏賊援應  
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潰斬  
禽各半復殪安集延二帥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八  
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  
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列陣亘二十餘里築橫壘  
蔽之穴壘列銃鼓角震天勢張甚我軍復遣死士數  
百夜擾其營謹囂達日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

大霧晦長齡以賊據形勢偏咫尺且衆寡不敵恐昏  
晦乘我四面受敵欲退營十餘里□遠賊須霽而進  
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霧晦中賊不辨我多少又  
不虞我卽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  
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親兵驟渡上游  
據上風前鋒先扛礮轟賊礮勢與風沙勢相并若百  
十萬兵摧壓驟至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  
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回俗高履跣屣不良於行且  
各裹糗餼負戴累重及敗遁橐駝徧地又喀城大礮  
尚未運至軍軍衆而無調度不知襲伏犄角之術惟  
知并歸一隊故爲我破我軍乘勝抵喀什噶爾時三  
月朔也楊遇春欲急追之張格爾已先遁官兵先據  
漢城次破回城僅獲其甥娃及安集延僞帥推立汗  
薩木汗並從逆伯克等先後殺賊無算生禽四千餘

奏聞

上以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乃臨築兔脫棄

前功留後患長齡奪紫韉楊遇春武隆阿奪太子太保少保銜仍勒限獲賊時武隆阿病留喀城三月五日楊遇春率師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使楊芳以兵六千餘往剿和闐賊亦同日破賊五千城外禽斬王努斯遂復和闐初張格爾重啗安集延爲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不惟盡得府庫官私之財并搜括回戶殆徧張格爾又昏憤濫誅殺回人大失望及張格爾走浩罕浩罕亦不受也六月長齡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八千出塞擒捕並諭各部落禽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者葱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道也時出塞官兵八千留喀城兵九千浩罕布魯特各部落雖各有禽獻之言賊愈遁愈遠終無要領軍懸絕徼

道遠餉艱而楊芳在阿賴遇浩罕二千餘賊誘官兵入伏鏖戰一晝夜軍幾殆步步爲營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突入老師糜餉命留官兵八千防喀什其餘兵九千卽隨楊遇春入關以楊芳代參贊初大軍之西征也密奉

手諭以事平之後西四城

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長齡以張逆未獲奏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已成不可移之錮習卽使張逆就禽尚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亦奏言善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

支前此大兵進剿賊卽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徧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靡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不若歸并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卽鞏若金甌似無需更守西四城漏卮

上切

責長齡老悖昏繆欲釋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留任九月

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

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張格爾傳食諸部落諸部落漸不能供生計日蹙時中國購禽獻張格爾者爵郡王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其白回從賊出卡者家室皆令無恙以離其心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除歲不備入卡煽衆潛襲

喀城長齡楊芳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由開齊山舊路潛入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要拒賊知有變卽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役永福等禽之八年正月捷聞 詔封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均賞戴雙眼花翎阿克蘇貝子伊薩克晉封郡王其餘將士胡超以下賞賚有差是月楊遇春至京實授陝甘總督加恩東四城守禦諸臣贈卹西四城殉節諸臣

恭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

郊勞受俘舉行如典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雍正乾隆舉行而康熙嘉慶中無之是役用兵三萬六千有奇用帑銀千餘萬兩初恐賊深溝高壘而遣偏師遶出我東路斷餉道也故多留兵嚴防

後路實抵喀城兵不及二萬其川陝未至之兵有中  
途返者初張格爾就禽長齡檄諭浩罕布噶爾縛獻  
逆裔家屬浩罕遣使來賀言被虜兵民可以獻出惟  
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而我喀城叛弁譚祿  
者先踰城降張格爾後復降浩罕爲奸細嚮導教其  
要挾又設伏攻官軍於阿賴旋同浩罕使至發覺磔  
死

上以逆孛么麼無關邊患

赦那彥成楊

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蹙自將縛獻求  
市毋煩檄索旋

召那彥成來京那彥成以逆子

布素普年六歲尚在浩罕及助逆之阿坦台汰列克  
等未獲屢遣間購致並招諭布噶爾巴達克山達爾  
瓦斯各部落使與浩罕攜貳

上赦那彥成毋貪

功生釁令於九年六月回京於是那彥成先後奏章  
程數十大略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



都統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犁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派不用駐防以重其選尤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其五城叛回地產歸官收租歲糧五萬六千餘石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糧萬八千石而喀城之大河沿葉爾羌之亮噶爾新墾尚不在內皆爲酌增各官養廉鹽菜銀之用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采買儲倉兼攻城垣增卡堡練戍兵以漸裁撤此安內之法也至外夷爲逋逃藪者莫如浩罕所屬不過八城安集延卽其八回城之一在浩罕東三百八十里距喀城五百里自閉關罷市後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皆其仇敵一離巢穴卽憂外寇其藏留逆裔不過以繫白回之心惟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

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待其款關求貢而後撫而  
用之此制外之法也悉允行暨道光九年秋安集延  
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怒報復官兵敗績卡外賊衆  
萬餘攻圍喀什噶爾葉爾羌焚掠回莊那彥成之子  
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  
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飽颺出卡逮下獄擬重辟那  
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朗阿馳至  
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駐葉爾羌道光二十二年赦罕竟滅於布噶爾

臣源曰乾隆二十三年戡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  
路詳於南路故屯田二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  
分之一其官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  
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夫固畛域視之矣若捐  
西守東之議固王者不勤遠略然東四城膏腴不及

西四城什之二卽北路伊犁亦不及焉苟指界土酋  
必互相吞并自相雄長易世後且挾其富庶倔强以  
與我難如大小和卓之已事不然則爲布魯特侵據  
邊圉其能晏然已乎誠使仿伊犁烏魯木齊移眷駐  
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爲額兵屯田裕餉並許內地  
商民挈家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  
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  
餘頃溜緩渠平決漑反掌蒔插輒穫畝收數鍾鹵莽  
爲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  
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今回疆  
各城官吏已許挈眷而戍卒商民挈眷之例尚未推  
廣夫家室不成則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墾闢不富且  
北路南路皆國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輪臺一甌  
脫

上又以南北兩路相輔車而道里迂遠命查

冰嶺以西可通烏什之路那彥成德英阿等奏言自伊犁惠遠城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惟中有七站屬布魯特游牧未便設驛是以自昔封禁止爲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而兵貴神速設遇緩急卽可由此間道長驅深入皆籌邊者所當攷并附著於篇

道光回疆善後記

道光七年冬 詔直隸總督那公以欽差大臣使回疆明年正月張格爾就禽 詔楊威將軍長公

凱旋那公赴喀什噶爾籌善後是時令兩江總督蒙古璧公以大名府知府隨行出關檄司總局先後詳奏章程數十凡綏內攘外築城練兵通商稽卡一革百年積弊源已撰其崖略入 聖武記九年三月

詔賞壁公頭等待衛署理葉爾羌辦事大臣並  
賞戴孔雀翎其地周公之

先公舊任遺愛在回

民而再造創始又時有變通出原奏之外如葉爾羌  
清出私懇地畝新糧萬九千四百餘石改徵折色撥  
補阿克蘇烏什喀喇沙俸餉餘留充葉城經費而以  
目下存倉二萬石定爲額貯按歲出陳易新毋庸解  
赴東四城於是葉爾羌倉庫兩足其西抵英吉爾沙  
中隔之戈壁百四十里相地改驛開渠水重首葺土  
馬大便又以其暇訪回民之疾苦聯伯克之耳目一  
新壁壘衆志成城十年秋八月卽有浩罕安集延入  
寇之事初張格爾伏誅後其妻子尚留浩罕那公檄  
令縛獻不從

上命絕其互市以困之而那公并

奏驅歷年留商內地之安集延出卡且沒入其貲諸  
夷商憤怨思報復探知大兵已班於是奉張逆之兄

玉素普爲和卓糾結布魯特安集延共數千謀入寇十年春有客民高四首報五月回郡王伊薩克亦密報賊警參贊大臣札隆阿皆不信且奏言南路如果有事惟臣是問八月九日聞警始令幫辦大臣塔新哈赴喀浪圭禦之又令副將賴永貴以兵千六百赴明約洛夾剿賊佯以少兵誘我入險而截其後路賊皆騎兵而我兵多步少騎不能衝擊先後覆沒賊遂猖獗札隆阿奏聞

詔陝甘總督楊公遇春赴肅州參贊大臣哈朗阿及楊公芳同馳赴阿克蘇調兵進剿時葉爾羌城中兵僅六百壁公聞警盡徙城外商民於城內傳集各回伯克諭以禍福利害選派回兵分防各要隘一爲西通喀英二城之科熱巴特一爲西南通色呼庫勒之亮噶爾一爲東通樹窩子之巴爾楚克每路各守以兵勇二百回兵一二千部署

甫定而賊圍喀英二城後卽分隊由草湖來寇葉城  
公選回兵千餘屯回漢二城中路官兵四百陣東門  
外次日賊步騎萬餘來犯我兵上下攻擊扛礮繼之  
禽斬賊三百餘又禽撲入回城之賊三百餘賊退走  
三百里外僅陣亡我兵一人回兵五人是役回漢一  
心以少破衆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助順之力  
皆公推誠駕馭所致

詔賞公副都統銜餘將士  
分別獎勵有差而札隆阿在喀什噶爾亦督兵三次  
出城擊賊毀其礮臺殺傷賊衆時伊犁參贊大臣容  
安領步騎四千五百於九月十二日抵阿克蘇尚欲  
俟烏魯木齊各路兵集而後進於是葉爾羌敗賊復  
於二十日兩路來犯回兵迎戰二十里外不利官兵  
五百復迎剿於十里外卻之又遣回兵擊退色呼庫  
勒之賊時葉爾羌境內布魯特安集延聞援兵將至

皆先竄。惟餘上年從逆逃往浩罕之朶蘭回子脅惑

各莊。朶蘭回子皆霍集占家奴。爲回衆賤類。白回不與婚姻。分遣各城充當苦差者。朝脅暮

散不能成隊。故不敢攻城。僅截路奪掠。每路數百人。

但得官兵步騎二千。即可掃廓道路。以解喀什之圍。

而容安擁重兵八九千。反繞道烏什。趨無賊之和闐。

致喀什二城圍久不解。各回城子女玉帛搜括殆盡。

葉城賊脅從復聚。上震怒。逮容安。以哈豐阿代

領其衆。十月七日。賊步騎千人犯葉爾羌。璧公先決

大河渠上游以斷賊近城之路。自領兵民八百餘迎

擊。副將任貴邦先以扛礮擊卻。涉水騎賊。卽督兵直

渡北岸。殺賊三百餘。賊奔潰。十一月朔。敗賊復聚攻

城。日夜相持。初五日。哈豐阿援兵三千五百至。賊望

風瓦解。初六日。哈豐阿等破賊步騎二千於哈拉布

札什。禽斬三百。燒其敗匿回莊之賊五百餘。十二日



遂進至英吉爾沙喀什噶爾賊已解圍鮑颺出塞二十日胡超兵至旣而哈朗阿楊芳二參贊亦至

欽差大學士長公行至葉爾羌以奉

命與伊犁

將軍玉公會審札隆阿伊薩克之案折回阿克蘇初賊之至喀什噶爾也官兵已大半沒塞外回城無官兵督守伯克回民奔入漢城而漢城商民復疑白回通賊內應聚衆搜殺二百餘適有自賊逃還之吉林布述賊言伊薩克內應札隆阿謂賊反間不足信而商民皆洶洶圍其署欲除之札隆阿使人衛出伊薩克一家送參贊署監守而撫慰兵民登城守禦及圍解札隆阿具奏始末并言伊薩克久已通賊參贊哈朗阿楊芳初至喀什城亦以所詢兵民之詞入奏

上疑之故

命長公玉公會讞究出主謀草奏之

幕友周彭齡及羅織教供之通事等奏上札隆阿擬

斬監候枷示阿克蘇兩月而還伊薩克舊職其葉爾羌伯克阿布都滿仍許襲其祖霍吉斯郡王之封十一年璧公調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是時浩罕聞官兵大至將由伊犁烏什喀城三路出討浩罕亦於二邊界築牆防拒又遣使求貢俄羅斯欲以乞援俄羅斯以浩罕新構釁中國拒其使不許入境浩罕既無外援乃有求市意

上命長公玉公赴喀城召楊芳回任七月長公抵喀城則浩罕已遣二頭目來呈訴前事並請通商此外別無所請也長公遣還其二使留其一使令縛獻賊目釋回被虜兵民兩月不報十月浩罕始遣還前同往之伯克歸報言被虜兵民可以釋還惟縛獻夷目之事回經所無且於通商外要求免稅并給還前所鈔沒貨產較前次所求反奢長公奏言安邊之策振威爲上羈縻次之浩罕與

布噶爾達爾瓦斯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所屬塔什干安集延等七處均無城池其臨戰皆以騎賊衝陣然不能於馬上施銃倘遇連環烏鎗則騎賊先奔又卡外布魯特哈薩克皆受其欺凌爭求內徙而卡內回衆亦俱恨其虜掠果欲聲罪致討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旅而出並於伊犁烏什邊境聲稱三路並進先期檄諭布噶爾等部同時進攻則不待直擣巢穴而其附近仇部已羣起乘釁四面受敵可一舉掃蕩惟是一出塞外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倫至浩罕千六百餘里中有鐵列克嶺爲浩罕布魯克交界兩山夾河僅容單騎兩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險不值勞師遠涉擬遣還前所留來使一人令伯克霍爾敦寄信開導爲相機羈縻之計

上命一切如其所

請浩罕大喜過望遣使來抱經盟誓通商納貢是冬

浩罕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張聲勢十一月奏請于喀城參贊署設善後局先是玉公長公均有善後密奏至是

上復以中外諸臣條奏交兩公會議兩公以去冬葉爾羌守禦有效遂奏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之策略曰此次入寇之賊與張格爾不同不過烏合夷衆挾驅逐鈔沒之憾虜掠取償並無志於土地人民而各白回畏賊騷掠助順守禦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是此時戰緩而守急惟是兵未至而賊已先逃兵久駐而賊無一獲戰守俱無長策諸臣條奏如言增兵廣屯自爲耕戰以省徵調言之似易行之實難卽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至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則回性懦弱非浩罕敵若無官兵守禦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臣等再四商籌統兵之人宜立於不敗之地斯能制人而不爲人制惟有移

參贊大臣於葉爾羌其地本回疆都會距喀什噶爾  
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再移和闐領隊大臣一員以  
備調遣其喀什噶爾留換總兵一員與英吉爾沙領  
隊大臣犄角再於葉爾羌阿克蘇適中之巴爾楚克  
駐守總兵一員以爲樹窩子咽喉鎖鑰則六城相距  
均不過數百里聲勢聯絡其防兵之數請於西四城  
六千額兵之外再酌留伊犁騎兵三千陝甘綠營兵  
四千計新舊兵額萬有二千除阿克蘇烏什各有兵  
千餘毋庸議增外喀什噶爾擬駐綠營兵三千哨探  
前敵英吉沙爾駐步騎千有五百爲喀葉二城中權  
接應巴爾楚克擬駐綠營兵三千築堡駐守使賊不  
能遶截後路和闐僻在一隅止需駐兵五百此外滿  
兵二千漢兵四千全駐葉爾羌隨參贊大臣居中調  
度小賊各城自剿大賊參贊相機遣援無煩由內地

徵調如賊敢深入以主待客前後夾攻必可一痛創  
之無後患即可酌減新兵以復舊制其新兵糧餉應  
請於各省綠營兵額內酌裁百分之二可歲省銀三  
十餘萬以為回疆兵餉俟屯田興舉有效地利日增  
生聚日盛兵民日固即可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  
還內地餉額奏上得

旨允行

初上年長公密奏請移參贊於喀喇

沙爾其地距喀什噶爾東西四千餘里有事鞭長莫及且賊未受創而即退守適以示弱故

旨未允

行至是始自改前議是冬長公回京玉公回伊犁璧公以參贊

大臣移駐葉爾羌初回俗皆無城乾隆初定新疆於

回莊旁築牆及肩名曰漢城僅容官署兵房倉庫而

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之外或雜處回房故六年

之變四城易失及八年善後重建漢城始與回莊隔

別然惟喀什噶爾新城璧公所督築並包坊市於城

內其英吉爾沙和闐葉爾羌三城則督修者惟計兵

數仍居商民於城外十年璧公守葉城急移商民貨物入城而燬城外市舍及再籌善後擬築關牆以包坊市工未舉卽奉

命入都常以爲憾然浩罕自

通市後見我邊防整飭貪利威畏亦至今無反側魏源曰那公長公兩籌回疆善後皆璧公總司其局人但知公守禦葉城之功而不知其全局經營至大且密且遠也公常曰回疆之吏職稱司牧回羊也浩罕狼也布魯特保我藩籬譬則犬也六年十年浩罕再犯塞飽食羊羣狼多犬少犬亦隨狼食羊故其吠聲亦不足信今日而欲以夷制夷不在知己知彼哉浩罕部本微也土產甚貧全賴諸夷入卡貨物過境抽稅其西有倭羅堆牌部地險人悍世仇構兵逮八年浩罕吞并倭羅堆牌無內顧憂故十年遂東犯邊然其西又有布噶爾國環之尤大且強挾浩罕酋之

弟以女妻之。日夕伺釁。及道光二十二年。浩罕遂爲布噶爾所滅。虜其王子伯克來告捷。蓋乘其內亂而助弟滅兄。今浩罕遂爲布噶爾附庸。則知前此跳梁於卡外者。外強中乾也。援兵初集之始。浩罕遣使求貢於俄羅斯。俄羅斯拒之。及通商免稅。還產還貨。盡獲所求。始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夸示於我。亦外強中乾也。十年入卡。擁張逆之兄玉素普。以煽惑白回。玉素普誦經慈善。見浩罕荼毒回衆。深悔其來。近又養張逆之子布魯克二人。以爲他日用。然羣回再被搜括。不肯復爲所愚。卽布魯特亦憾其苛稅。貌從心快。非嚮日夷回一氣。易於煽惑之比。祇以巢穴險遠。我至彼去。我去彼來。但能撫馭回民。堅壁清野。卽可收以回制夷之效。或謂回疆堅壁易而清野難。不但回戶盡入回城。有人滿之患。且回地半耕半牧。若



盡驅牲畜掃羣而至。何以處之。是又在使回民仿內地堡寨之法。相地扼險。緩急入保。寓清野於堅壁。尤守邊大利。不在屯田之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